

歷史
故事
叢書
之一

四名將



李

郭子儀

年羹堯

石達開

大方書局印行

邵宗保題



新青年歷史故事叢刊

蘇武	曹操	關雲長	岳飛	班超	諸葛亮	戚繼光	鄭成功	史可法	文天祥
----	----	-----	----	----	-----	-----	-----	-----	-----

新標準歷史故事叢刊

四才子	四美人	四貞烈	四烈士	四女傑	四名將	四奸臣	四忠良	四謀士	四君皇
-----	-----	-----	-----	-----	-----	-----	-----	-----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歷史故事叢刊

一冊定價國幣

主編者 蕭 滿

出版者 大方書局

印刷者 大方書局

發行人 李協和

有編者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大方書局
上海山東路一四三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編 者 的 話

在復員建國的高呼之下，對於建國工作中站於前鋒的文化出版界，在勝利後所見的現象還是黃色文字的泛濫和神怪書籍的充斥，這樣的現象配合着勝利後的時局形勢，實在使人不敢想像。然而各地的讀書界，對於有價值的書籍却並不注視，反之對於黃色文字和神怪故事之類的書籍却受歡迎，這種反常的現象，在在表示了文化工作亟須普及，文化的水準亟待提高，在出版界方面的責任，除了積極的出版類似的書籍和攻擊破壞之作，在積極的辦法，亦必須迎合這一需求的環境中，去找一些適當的材料，用以漸漸挽救這一傾瀉的危機，扭轉這類廢的風氣。

目前有許多文人學生，都在大量地提倡平民文學和通俗作品，編者對此亦認為在目前是一種迫切需要的運動，用以能普及文化，因為通俗的作品，易於使一般人接受，識字不多的人容易瞭解。編者仍編著本叢書，說是由於以上兩點動機而觸發的。

本叢書共計十冊，因為編者時為求不失歷史的真實性，所以對於查考史書的時間很多，細小如一個年代和書中人物的生死年月和地點等等，無經過詳盡的考據後纔着筆寫下。同時在決定編撰人物時亦頗費思慮，因為何者為適當，何者為不適當，在中國千年龐雜的歷史中去選擇，也是一件並不簡單的事，所以本叢書編著的過程，是經過久長的時間而成功的。由於許多作者合作之下，所以每篇故事描寫的筆調亦略有不同。但是我們唯一的宗旨是要文字通俗化，歷史考據力求正確，題材足以可供為目前環境中一般人民大眾作為精神食糧，同時又要富饒趣味，使人歡迎，更努力使之適合於一般中小學校學生作為課外讀物。在這許多傑作之下，我們終於把這件工作完成了。用以獻給全國的讀者，並希望你們的指示。

總者冊五年十月廿三日

李靖 (571—649 A. D.)

全傳撮要



李靖是唐室的一大名將，當李世
民入長安時，被執處死，因是他
大呼說：「公起義兵，何以因私
而殺壯士？」李世民見他氣概不
凡，便釋了他，且引入幕府內。
自是以後，他就為唐室征服天下
；先在江陵打敗蕭銑，再於丹陽
擊滅陳公祐，至李世民（唐太宗
）即位，他又北上征平突厥，嗣
又攻服吐谷渾，李世民征伐高麗
，李靖年已七十七歲了，他仍想
以身疆場，但為世民所不許。

郭子儀 (697—761 A. D.)

全傳撮要



郭子儀是唐代宗室復興的大功臣，少年時，投身軍營，觸犯主將，被推出營門處斬，幸遇李白大呼一刀下營人，救免了他的死罪，五十五歲爲九原太守，旋安祿山之亂，子儀受命討逆，平了亂事。不久，吐蕃回紇聯合內犯，子儀平定了他。子儀爲人，平素不懷私怨，處處以國家爲重，當他握着軍權在外征討時，嘗爲奸人所讒，皇上下詔叫他回京，部將不平，均有反意，子儀却真以大義，安然回京免職。

年羹堯 (—1725 A. D.)

全傳撮要

年羹堯是年遐齡的第二個兒子。天資非常聰穎，於康熙三十九年中了進士，後來授爲總督兼巡撫事。未幾，羅卜藏丹津作亂，年羹堯於雍正元年出兵，雍正二年平定之。先是雍正帝即位後，疑羹堯兵權鉅大，有叛變的心，故乘奏摺誤寫「夕惕朝乾」四字，設法使大臣等互相參劾，終於置羹堯於死地。



石達開 (—1863? A. D.)



全傳撮要

石達開是清代中國一大革命家，
廣西桂平的白沙人。家中富有而
好讀書。一八五〇年參加洪羊革
命。次年，克永安，建立太平天
國；洪秀全立爲天王，石達開受
封爲翼王，屢建奇功，軍威大振
。後來太平天國建都金陵，內部
支離分裂，石達開反對自相殘殺
，遂出走，未幾，不知所終。

歷史故事叢書

四名將目次

李靖附簡傳畫像

- 一 威震長江……………一
- 二 征服蕭銑……………七
- 三 底定江南……………一四
- 四 討平突厥和吐谷渾……………一九

批評 五則

問題 六則

郭子儀附簡傳畫像

- 一 時勢造英雄……………二七
 - 二 討平安祿山……………三三
 - 三 免胄釋甲服回紇……………三九
 - 四 非常人的軼事……………四四
- 批評 五則

問題 五則

年羹堯附簡傳畫像

一 奇怪的老師……………五一

二 不斷的出征……………五六

三 平定青海……………六三

四 大功臣的歸宿……………六九

批評 四則

問題 四則

石達開附簡傳畫像

一 參加起義……………七五

二 偉大戰果……………八〇

三 不團結的殞滅……………八五

四 不知所終……………九二

批評 三則

問題 五則

歷史故事叢書

四名將

李靖

一 威震長江

率領健兒，在國防邊境上出沒，終年冒着風霜沙塵，匹馬單槍，縱橫敵陣，為唐朝增威風，為民族雪恥辱，使塞外突厥為之胆寒的，這便是李靖。

李靖，是雍州（陝甘）人。生於南北朝的齊武平二年，即民國紀元前一千三百四十一年。（西歷紀元五百七十一年）死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即民國紀元前一千二百六十三年。（西歷紀元六百四十九年）

李靖的祖父和父親，在前代都曾做過大官，所以李靖的家世，可以說是世代貴族。

李靖的面貌非常溫雅文俊，且神采與軀體英偉異常。他從小好談兵略，素有文武全才之稱。他的舅子韓擒虎，是隋時的名將，精通兵法設陣，時常和李靖談起戰

爭的得失，每每稱歎說道：

「可以和我共談孫吳兵法的人，只有李靖而已！」

其實李靖這人，非但好談兵法，且對國家民族的觀念，至爲深重，他的研究戰術，也是抱着他日替國家吐氣雪恥的宗旨。

在隋朝末年，他曾做過馬邑（在山西雁門關外）的郡丞。他知道李淵父子有異志，想到江都（即今日揚州）去報告隋煬帝。可是到了長安，因爲盜賊遍地，去路不通，因此便在長安暫時住下。

後來，李世民把長安攻克下來，就把李靖逮捕起來，並且想將他處斬。當要行刑的時候，李靖就大聲叫喊說：

「你起義兵，本是爲天下除暴亂，現在何以因私怨而斬壯士呢？」

李世民聽了他這一句話，又見他氣度不凡，就釋放了他，且引入幕府內，以幫助自己。

在唐朝的時候，中國的北方邊境，有一個國家名叫突厥的，非常兇暴蠻橫，他和秦漢時代的匈奴一樣，時常侵擾邊疆。雖然經過隋文帝，煬帝，唐高祖三個英武

的皇帝征勦，中國總是奈他不得，只好用公主嫁給他們的酋長，緩和他們的侵略；唐高祖甚至曾向他們稱臣，這是何等的恥辱！後來直到了李世民即位，才派兵遣將，把突厥略平了。

不久，李世民登了位，就是唐太宗。在他的朝廷內，能平定內亂，禪武域外，福壽俱全的名將，只有李靖和李勣兩人。李靖第一次表現他的軍事天才，就是在唐高祖時候，平定長江一帶的功勳。

當隋末時，長江以南，以至廣東交趾，都在蕭銑的勢力之下。蕭銑原是梁（六朝中之一）代的宗室，在隋末的時候，曾做過類似知縣的地方官；到了煬帝末年，天下大亂，羣雄四起，蕭銑就被擁立為梁王。到了李淵稱帝時候，他也在江陵登基為皇。

蕭銑稱帝後，次年便派兵西上，謀取巴蜀，於是便和唐室的勢力發生衝突。

武德四年，即民國紀元前一千二百九十一年。（西歷紀元六百二十一年）唐室派李世民的從叔趙郡王李孝恭為夔州（在四川東部，為全蜀的門戶）總管使，李靖為行軍總管，共負責任討伐蕭銑；兵過三峽的時候，恰巧江水大漲，於是將士們

都不敢前進。原來長江三峽地方，是和別的江河不同的；其他水程，祇要江水漲滿，就利於行舟，而三峽呢，因為形勢險要，江水激急，江底又隱藏着許多石堆及險灘，船被水浪一衝，便會失去自主力，撞沉於石堆或石灘之上的。因了這樣的緣故，所以航行三峽的人，都擇取水淺的時候才平安通過。

不過，在這個當兒，李靖却大大反對停軍不進，他說：

「行軍最貴神速，現在我們的軍隊集合了，蕭銑全不知的，若是乘了這江漲的時候，突然之間大軍開到他的城下，在他沒有防備之中，一定可以擒獲賊首，這機會實不可失啊！」

孝恭想想，李靖說得確是道理，於是就跟從了他的計劃，率領戰艦二千餘艘向東開駛，實行大舉進攻。而蕭銑方面，雖然知道唐兵行將來襲，但是因為江水正漲，所以絕不防備。

且說李靖和孝恭，率領大軍，浩浩蕩蕩沿江東下，他們用了偷天換日的本領，把荊門和宜都（都在鄂西荊州以西）輕易的一地一地襲取了。

蕭銑到了這時，才如大夢初醒，知道上了李靖的當急忙集了重兵在清江（在湖

北地方)，迎擊大唐軍隊，但是唐兵乘勝迫來，勢雄氣猛，蕭銑那裏吃得住，於是又敗了一陣，戰艦被唐兵虜獲的有三百餘艘，士兵溺死的一萬多人。

唐兵得了這一次勝利，順流而下，勢如破竹。蕭銑一面向下游南方調兵，一面又叫部將文士弘領了所有的人馬接戰。孝恭探悉了，又要下攻擊令，他請李靖來討論說：

「蕭銑派文士弘迎戰了，我們何不再下總攻擊令呢？」

「我認爲目前不必去和士弘作戰！」李靖說：

「這是什麼理由呢？」孝恭問。

李靖便道：「士弘是蕭銑的猛將，士卒驍勇；現在因了失去荊門，盡出了所有的兵來作戰，以救潰敗之師，他的銳氣，恐不可輕易阻擋；我們不如暫泊南岸，不去理他，等到他的盛氣衰下，然後一鼓作戰，必可攻破他的。」

「那有這種話？我們在大勝之餘，豈可不乘勝大舉攻襲麼？」

孝恭終於自信太甚，不肯接受李靖的意見，親自統率精銳的隊伍，去和文士弘大戰。果然，被士弘所敗，退回南岸了。

但是文士弘的軍隊，得到勝利之後，就大肆劫奪，你也搶，我也搶，隊伍紛亂，毫無軍紀。這事給李靖知道了，就乘機縱橫奮擊，遂轉敗為勝，唐兵因是直逼至江陵（即湖北的荊州。）

到了這時，蕭銑真是出乎預料以外，他萬萬想不到在勝利之中，突然會反轉敗退下來的。於是他急忙召集眾將來開緊急軍事會議。

梁方在這新敗之餘，許多將官都紛紛計議退兵策劃，但是蕭銑却主張死守。當時有一位大將說：

「唐兵銳氣不可當，且有足智多謀的李靖，我們在此種威脅之下，不如暫時後撤為妙。」

「是啊！李靖這人，實在了不得。文將軍尚且為他所敗，我們怎能再行抵禦呢！」另一個將官說：

「據我的意思想來，我們雖然連敗數戰，但是第一次敗績，却因了預料失策，第二次敗績，是因了軍紀不良。以實際情形來說，我們的將士，未必遜於唐兵。過去的敗仗，都是偶然失算吧了。」蕭銑說：

「不過，不過，我們現在既缺良將，又短兵馬，還是早點撤退比較安全。」一個大將又這樣主張。

「可是，各位太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了。須知兵家勝敗，本是平常的事情。何必因一戰之敗而放棄土地呢！何況我們尚有大批救兵正在下流趕來麼！」蕭銑又這麼地說。

到底蕭銑是一方的王，他的主張當然要被人擁護的。所以他幾次要立定主意死守後，大家也就依從了他的宗旨。

至是，梁方兵將，各盡職責，層城固守，靜待下流的兵將到來。李靖乘了這時，又令各部分路出擊，梁兵那敢應戰，於是停在江邊的無數戰艦，都給唐兵一一虜獲了。

二 征服蕭銑

李靖藉了梁兵在搶劫紛亂的時候，提兵反攻，把梁兵打得落花流水。幸喜梁王蕭銑主張固守，才不致一敗千里。

在這時，以雙方的兵力來說，倘蕭銑的援兵大集，確非唐兵可能抵擋。李靖到底是個聰明的人，他早有鑑及於此。但是李孝恭之流，怎會關心到未來的危機呢！他們在勝利的歡狂中，祇是忙於陳設酒宴，大魚大肉的慶祝着。

「來啊！姪兒，這是你的功勞啊！」李孝恭擎了一杯酒對着李靖說：

「是啊！我們也應該向總管奉敬一杯呢！」許多大將也對李靖敬酒說：

「今天不過是暫時的勝利，我們何必要太過快活呢？兵家最忌勝後自驕，我們在完全勝利之後，再行慶祝也不遲啊！」李靖回答了他們。

「雖是暫時的勝利，但擄獲戰利品無算，這點豈不值得慶祝嗎？」孝恭說：「擄來的戰艦，我們均不能留用，明天我自會發落的。」李靖很壯重地說：「這是什麼理由呢？」孝恭詫異地問着。

「我們現在不妨喝酒，明早的軍事會議中，我再提出來討論吧。」李靖說：「本來，這一天是快樂的日子，各人都顧狂飲狂吃，也不深加追究下去。

這一夜，唐兵個個都醉爛如泥；宴後，大家便撞撞跌跌回營歇息了。

次日一早，天邊才翻起魚肚白，軍事會議的响鐘已經敲動，各隊將官，都齊集

在總管使的營帳中。李靖也來了。他們會商了一回，李靖便提議說：

「今天，在此會議之中，我順便向各將官下一道命令，請各回營依令執行，不得有違。」

「遵令！」一時回答的聲音，有如雷响。

「我們在過去所奪獲的梁方戰艦，各軍均不可留用，務要在當天散放江中，任他下流飄蕩，不得違令。」李靖說。

他的部將聽了，莫不奇怪，許多人都說：

「我們破敵所獲的戰利品，當要盡量以資軍用，奈何又散放了它，供給人作反攻利器呢？」

「個中有深奧理由的。」李靖說：「蕭銑的土地，南出廣東交趾一帶，東面到了洞庭湖。我們現在來攻他，孤軍深入，如果攻城未破，他們的救兵已經四面而來，我們內外受敵，進退也不能了，雖有戰艦，要來有什麼用呢？」

「那麼，何不焚燬了，散放它做什麼？」部將說：

「這是你們所不能明白的，現在棄艦在江中，使它塞流而下，蕭銑的救兵見

了，必定以爲江陵已破，不敢輕率再進，往來覘伺，延長時日，我們就可以攻取江陵了。」李靖說。

衆將見李靖說得有理，於是大家都依了他的計劃而行。

果然，蕭銑的救兵，正朔江而上，自以爲銳氣無敵的時候，探子們遠遠看見無數艘艦黑影，先時還以爲是唐兵來了，故急忙去稟報主帥說：

「不得了，唐兵的戰艦連帆接舵地駛來了。」

主帥走出船面一看，果有戰艦無數，由遠飄浮而來。因是立刻鳴起戰鼓，分頭迎敵上去。及至雙方接近了，原來都是空艦。衆兵將不禁奇怪起來，再駛近空艦看個究竟，認得全是自己方面的東西。因而更加奇怪起來。

「江陵失守了。」

「我們上游的軍隊已經完全潰敗了啊！」

「梁王不知怎樣了啦？」

「不要前進啊！」

「當心中了唐兵的伏啊！」

「唐兵真利害，居然攻破了我們的主力。」

這許多聲音，頓時插滿了全軍，大家便觀望不前，都以為蕭銑不知潰敗到如何地步。

梁兵在嶺南方面的長官，聽到了這種消息。也起了非常嚴重的變動。大家都傳說梁王在江陵兵敗逃亡了。而且也有人說梁王陣亡了。於是大多數主張派遣使者去接洽投降。

至於蕭銑呢，他獨守孤城，一日一日的等着救兵來援，但是望到眼睛都穿了，也不見自己有兵來臨，同時又不知外面的情勢已變至如何態度。所以就召集文武大臣來討論。

「爲什麼我們的救兵不來呢？」

「恐怕給李靖完全打敗了吧？」

「大概投降唐兵了。」

「這一定無疑的，否則何以遲遲不至？」

「總之，這是我們失利的預兆啊！」

「我們還是突圍出走吧？」

「那靠不住，還是獻城投降比較妥當！」

大家議論紛紛，沒有一個不是認定自己的救兵已潰敗的。蕭銑在此種情形之下，只有接受了大眾的意見，向唐軍獻城出降。

李靖聽到這消息，當然喜徽得不可開交，他立刻指揮大軍入城。當這時候，有許多唐兵的將士們，想藉勢大搶一番；又有些人主張沒收那般頑強抵抗將官的家產。以賞將士。李靖却認為這種意見都不合，他急忙召集眾將說：

「你們快去按住士兵，不許他們劫掠敵方資產。」

「這是什麼原因？」有些人不服着。

「須知道，」李靖說：「王者的軍隊，應要以義聲為先路。梁方在江陵作戰，百姓既受了他們驅使，豈能夠違抗蕭銑的命令麼？至於梁軍將士，為主戰鬪至死，才是忠臣，我們豈可把他們作為叛逆一流，沒收他的家產麼？」

眾將士見李靖說得有理，大家都禁戒士兵要愛護民眾和敵方官兵；於是義聲所播，南方各州縣，都望風來降。

到了這時，蕭銑那逗留在下游的數十萬援兵，見到自己的領袖已經降了唐方，大家都沒條件的跟着向唐兵投降。李靖也派了代表去向他們說：

「順服來降的，官職等級一律照舊，但是不准擾亂百姓，尤其禁止搶掠等事。」

梁兵因了既懾服李靖的威名，又崇仰李靖的賢明，大家都依令率隊來降，對於沿江市鎮，秋毫無犯，百姓莫不歡聲震天。

梁室因是消滅了。唐室的勢力，已遍及於長江中游以南一帶。

征伐蕭銑的戰事平定以後，唐高祖見唐室版圖頓時擴大，就非常快樂地對左右說：

「李靖真是難得的人才，朕知道他日必因他可統一中國，回想當初他在長安被捕獲處斬時候的危險，幾乎喪了朕的右手啊！」

於是唐高祖立刻授李靖為荊州刺史，並封為永康縣公。

李靖就任新職，全沒有得意的狀態，有幾個朋友當時就問着他說：

「你既有了鉅大的功勞，如今又居重位，何以殊無得意的狀態呢？」

李靖聽了，微笑地回答說：

「大丈夫應以靖清天下爲己任，豈因侯爵的事情而定喜樂麼？」

三 底定江南

由李靖一手所造成的功勞，使唐室的勢力，到了這時候，已是無敵的中國了。當是時，除蕭銑而外，還有杜威和輔公祐二人，割據江淮一帶，他們聽聞了李靖的威風，諒自己也敵不住唐兵，於是也派遣使者來投誠。唐室不欲多事，也樂得接受，唐高祖且下旨封了杜威爲吳王，授揚州刺史；封輔公祐爲舒國公，授吳王行臺左僕射。

武德五年，即民國紀元前一千二百九十年，（西曆紀元六百二十二年）吳王杜威入朝，輔公祐留守丹陽，他想起唐高祖李淵爲皇的經過，自己使暗自說道：

「李淵是人，我也是人，何以他會做了皇帝，而我却向他去稱臣呢？」

於是他召集了幾個心腹的軍師來會議說：

「吳王現在北上了，這裏的大權全操在我個人的手上，現在我要爲王使王，稱霸使霸，各位以爲如何呢？」

「是啊！一樣有了大好江山，何必要受制於人呢？」軍師說：

「那麼，我應該怎樣做法？」輔公祐說：

「據我想來，還是藉此機會，立刻宣佈獨立，自稱爲王。」軍師又說：

「唐高祖一定不肯干休的啊！」輔公祐說：

「我們可以同時積極興兵買馬，加意訓練，等他派兵來時，和他對抗好了。」

軍師說：

「梁王蕭銑是前車之鑑，我豈可再蹈他的覆轍？」輔公祐說：

「蕭銑誤中李靖奸計，不幸敗亡。我們若肯廣收天下豪傑，未必會敗的。國公

豈不看李淵的出身也不過如此麼？」軍師說：

「好吧！我就以命運爲孤注一擲，自稱宋帝，但希翼諸公有助於我。」輔公祐

說：

「我王萬歲！」他的話還沒說完，左右羣醜已經三呼萬歲了。

輔公祐稱帝後，消息傳至唐高祖的耳朵中，就大爲震怒，立刻下旨命趙郡王李

孝恭爲元帥，李靖爲副元帥，出師討伐。

當下李孝恭接了任命，就召李靖來相議說：

「這回，我們應當直攻丹陽了。」

「這不能一概而論，須視戰陣情形如何？」李靖說：

「輔公祐無名小醜之輩，有什麼用？」孝恭說：

「他既有胆子爲王，必有助他成事的人的。」李靖說。

後來，唐兵抵達舒州，輔公祐果然遣大將馮惠亮率水師三萬屯駐在當塗。陳正
通領步騎二萬屯駐青山，（在當塗附近）同時，又用鐵鍊連結對岸的西梁山，封
鎖了江路，更築一座纏綿數十里的却月城，和馮惠亮成了犄角之勢。

孝恭見他們有所準備，果然不出李靖所料，便立刻召集軍事會議，討論一切進
行方法。

「敵軍果然大設防備了，確不出副元帥的所料，現在我們應怎樣去進攻呢？」

孝恭說。

「馮惠亮率大軍據有水陸之險，定不易攻，不如我們直取丹陽爲是。」許多將
軍都這樣說。

「不過，我以為這種方法不大穩妥！」李靖道。

「副元帥的意見如何呢？」孝恭問着。

李靖便說：「輔逆的精銳士兵，雖在水陸二軍，但是他自己所統領的軍隊，也不柔弱。假使馮惠亮等的城柵，不可攻襲，公祐所保的石頭，豈容易攻麼？如果我們的軍隊進至丹陽，停留半月或一月，前面則公祐未平，後退則有惠亮之患，腹背受敵，這是極危險的境地啊！馮惠亮和陳正通都是百戰的猛將，他的心並不是不想扼守必戰之地，正以輔公祐設計使他們防守當塗及青山，以誘我們入了腹背受敵的陣地而已。現在，我們可以乘他不備，一舉定可攻克他的」

「副元帥的意見果然不錯，我們就決定這樣進攻吧！」孝恭立刻表決了。

李靖又說道：「雖然採取這計劃，但攻襲的方法，亦須詳細籌定呢！」

因是大家又會議了一番，再由李靖定計先選老弱誘戰，以虛敵人的心。

第二天，唐兵各營中已選出許多老弱無能的士兵出來，李靖便派了他們前去攻城。馮惠亮和陳正通的，士兵見了，不知是計大家都忙去報知主將說：

「唐兵都是老弱殘衆，不堪一戰的。」

「唐兵素以善戰著稱，恐怕未必吧？」惠亮說。

「確實的，他們的隊伍中，沒有一個年壯力強的人。」

「那麼，我們定可勝利了，這大概是李靖和孝恭派了精兵去攻丹陽，留下老弱以嚇我們吧？我們可急開城出戰，以期一鼓剿滅了他。」

惠亮正通都派兵出來迎戰，李靖突以閃電方法，派精兵突擊，連破了當塗和青林山，斬殺敵兵萬餘人。惠亮正通到了這時，才知上了李靖的當，輕估了來敵的力量了。

唐兵這一次勝利以後，孝恭又召開軍事會議，李靖主張說：

「現在我們立刻可以進攻丹陽了。」

「輔公祐遲早總要破潰，我們何不暫且叫士兵們歇息一下，再行進軍呢？」孝恭說。

「再遲一下，公祐有備又要費事了。現在應乘勝輕兵直逼丹陽，使公祐手足無措。」李靖說。

孝恭於是又採取了李靖的計劃，乘着勝利之餘，選精兵向丹陽直進。

輔公祐剛才聽到惠亮正通兵敗消息，已見唐軍兵臨城下，於是驚惶失措，不敢迎擊，立刻率兵逃向武康去了。

可是李靖那裏肯放鬆，他指揮軍隊直追至武康，終於把公祐擒獲斬首。江南一帶，至是才正式劃入唐室版圖。

四 討平突厥和吐谷渾

李靖底定江南後，不久，唐太宗即位了。太宗是一個英勇賢明的君皇，他覺得中國歷代受着突厥的欺凌，且屈辱地向人家稱臣，這種恥辱，「誰可忍孰不可忍！」因是便想派兵北伐，洗雪國恥，并保持北方邊境上的安寧。

唐太宗素來知道李靖是一位智勇雙全的猛將，便把這重大的責任叫他擔當起來。當時，就召了李靖上殿，對他說道：

「朕自登基以來，對外對內，毫無建樹。目前北方的突厥，猖獗異常，我國近朝以來，都向他屈服求和，朕認為這是極端的恥辱，故召卿上殿，詢問以後應抱若何態度。」

「蠻夷之邦，本是不可以理喻，萬歲何不頒旨出兵討伐呢？」李靖說。

「據朕想來，這恐怕是不容易的事情吧！」太宗說。

「區區突厥，若欲剿平，實易如反掌。」李靖說。

太宗聽了，心中甚為快樂，故而說道：

「朕早聞賢卿智勇雙全，今欲把這重責交託於卿，未知能否達到朕的願望？」

李靖道：「萬歲下旨，臣當盡力為國家效力。」

太宗於是立刻下了聖旨，叫李靖統率人馬去打突厥。李靖奉了命後，毫不遲疑的帶了三千人馬，由馬邑出發。

在戰爭的序幕中，三千人馬本是渺小得可笑的，可是李靖却有他的把握，他指揮着三千人馬便直入了突厥的境內。

這枝軍隊，宛似電一般的閃着，霎時間，已深入突厥腹地進行突擊的工作了。突厥的首長頡利聽到這消息，大吃一驚，後來一打聽原來只有三千人馬，心裏非常懷疑。於是便立刻召集部將來會議說：

「李靖本來是個不好惹的人物，這回來攻擊我們，何以祇帶了三千人馬呢？」

「既是這麼少的數目，我們就立刻去迎敵，想來一定不堪一擊的。」部將說。

「不，我們斷不能和他作戰！」顏利說。

部將們聽了他這話，大家都詫異起來，說：

「我們有百萬雄師，何以倒怕三千唐兵呢？」

顏利就說：「李靖是個老於用兵的人，倘不是唐人起了傾國之師而來，他斷不會這樣孤軍深入的。」

「大王的見解很是，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對付呢？」部將說。

「我想；不如假意派人向唐室去投降，等他們退了兵後，再施報復未遲。」顏利說。

許多番將都贊成這計劃，顏利就即日派了使臣到唐朝來投降。

唐太宗不知突厥的虛偽，且亦以息兵戎爲上策，故亦派了大臣去收撫。

可是，這個時候，李靖是知道顏利底虛偽的；所以他在未奉到朝廷班師命令之前，就立刻下令全軍很快的向顏利的根據地進發。一路上遇見突厥的偵察兵，都將他們俘虜過來，使他們不能去通報顏利。

當李靖的神兵到了頡利坐鎮地的時候，頡利正忙於招待唐使。他對於李靖的行動毫不覺察。到了唐兵近在咫尺了，才嚇得手忙腳亂。他雖想抗戰已不及，只好匆匆地帶了一萬多兵馬往北方沙漠一帶逃避。

但是，李靖這個非常的人，他早已料到頡利有這麼一着，早就派了他的舊部隊李勣在頡利所必經的要道埋伏着，一等到突厥敗兵到來，便攔頭痛擊，頡利因沒有防備，就給唐將擒獲了。

其餘的戰敗殘兵，見了主將被擒，只得放下兵器，向唐兵投降。

這一回勝利之後，唐太宗便命李勣去鎮守北方，突厥人也就再不敢再來侵犯，唐室邊疆，至是才得平靜無事。

隔了七八年，西方的吐谷渾來侵擾唐室邊境，太宗想起了李靖征突厥的功勞，又想叫他抗戰，無奈那時李靖老多病，辭職家居，太宗覺得不好意思再叫他出山。李靖聽見這消息，便親自去見宰相房玄齡說：

「吐谷渾來侵邊境，聽說皇上有叫我出山的意思呢？」

房玄齡說：「確有這事，但是皇上因了將軍年老，所以不敢再勞了。」

「不過做將官的，祇要指揮得法，年老並沒有什麼相干啊！李靖說。

「將軍還是休養些時吧！邊塞地方，太寒苦了。」房玄齡說。

李靖聽了，忙搶着說：「我雖年老，但總可効力的，請宰相代奏知皇上吧！」

房玄齡見他這樣熱誠，便代他去轉知唐太宗，太宗大喜，便又叫他帶了大兵去征剿。

李靖奉命帶了軍隊至西北邊疆，和吐谷渾經過幾十場惡戰，吐谷渾酋長就兵敗自殺，李靖另代他們選了新的酋長，亂事遂平，吐谷渾再也不敢來騷擾了。

再過了十年，太宗要親征高麗，故召了李靖來說道：

「你已北破突厥，西平吐谷渾，現在尚有高麗未服，你願意去討伐他們嗎？」那時李靖已七十七歲了，本告老在家中養病，一聽到這話，就快樂地說道：

「皇上還肯叫臣子去嗎？那麼我的老病也立刻好了。」

後來，太宗總因他年紀過老，不忍叫他受征塵的苦楚，故婉勸他不必操勞，並說：

「朕雖想卿再替國家出力，但是見了賢卿已白髮皓然，朕實於心不忍，賢卿還

是留在家中享點清閒吧！」

「聖上明察，戰將以計策爲勝利的根本，臣雖年老，計尚可用，何不再讓臣子去做點對國家有福利的事情呢？」李靖說。

「太宗終不許他出兵長征，可是由此點足可見老將軍一心衛家，連自己的年歲也忘記了。」

批評

一 李靖行軍，處處能向細處善想，所以每戰必勝。譬如攻闡江陵，散放戰艦，又如大營等，都有先見之明，和細爲嚴密的考察。

二 軍隊一失紀律，就是必敗之因，故李靖行軍整然，且能乘敵軍在擄掠的時候，出兵挽救爲勝，這都是他戰法中獨到之處。

三 李靖爲唐室建下大功，毫無驕傲氣概，皇上有召，立即赴難。這點忠於國家的精神，至可欽佩。

四 當李靖在長安被捕行刑時，他竟大聲疾呼不平之鳴，終於因了他的豪壯而感動了李世民。由此點就可以看出他的不凡和胆略。

五 李靖老了，太宗總未忘了他的英勇，在討伐高麗的一役中仍然想叫他去做元

帥，雖然結果沒有成行，但是唐室的祇有李靖，概可見了。

問題

- 一 李靖爲什麼要散放蕭銑的戰艦？
- 二 李靖何以不急攻丹陽，而先取富盛和青林山？
- 三 李靖討伐突厥時，只有三千人馬，何以突厥的會長頡利竟不敢和他作戰？
- 四 李靖討伐吐谷渾，是不是在壯年時期？
- 五 李靖對唐室有什麼功勞？
- 六 唐太宗何以不叫李靖以征高麗？

歷史故事叢書
四名將

郭子儀

一 時勢造英雄

「看斬人啊，看斬人啊！」

井州的街頭熱哄哄地充滿了看熱鬧的人。

剎那，一隊兵士綁着一個體格雄健的少年，用急步向營門外的大草坪走去，既到了目的地，就把那少年推下跪着，幾個兵士惡狠狠散開攔阻着圍看的人。這時，但見那少年態度自然，毫無懼色，祇張目四顧，好象全沒甚事一樣。

忽而，劍子手接到命令了。人羣中閃出了一個神采飄然的人，他大聲叫着說：「刀下留人！」

監刑吏聽到這一句話，便暫時攔住劍子手。原來這人便是李白，他因知道子儀英俊，才叫刀下留人。他走出人叢去一看，果然被斬的人，生得一表非凡。就暗

白想道：

「這個人決不是個平常之輩，日後必然會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豈可叫他白死嗎？」

「這李白的爲人，本富熱情，今因憐才心盛，有意要救這少年於是便問着他說：「犯人可把姓名說來，並講出被罪原因。」

「鄆人河南鄆縣人，姓郭，名子儀投身井州軍營，職爲小校，因觸動主將之怒，故被處斬！」

李白聽了，免不得連聲歎息，一面再行吩咐監斬官留人，一面投刺去見郭子儀的主將。那時，李白的詩名已是驚動海內的，這主將一見鼎鼎大名的李白來訪，急忙延見。李白入營之後，寒暄數語，旋問道：

「草坪處斬的小校，是犯了什麼罪呢？」

「因不服從長官。」主將說。

李白道：「我看這個小校儀表不凡，決不像個庸碌之輩，現在國難時期，人才難得，小過儘可寬容，何必執一而傷棟樑之材呢？」

那主將聽了李白的話，想了一回，當即答道：

「先生既有憐才的心，那末，我便依命把他放了。」

當下，主將傳令免了郭子儀的死罪，子儀進得營來，拜過主將，又叩謝李白救命之恩。李白免不得又囑咐了一番，努力自愛爲國宣力的話，才告別走了出營。

當時，李白這種識英雄於草莽的行動，實不啻救了唐室將絕的天下，功勞的大，自屬非輕。不過李白這樣的一個人，決不肯因此居功，所以到郭子儀後來發蹟，爲唐室立下大功後，他竟不願再與郭子儀來往。但是，李白後來犯了從逆罪名，郭子儀也曾立刻替他營救，以報他從前再造之恩。

且說這個唐朝名將郭子儀，是生於唐神功元年，即民國紀元前十二百一十五年，（西曆紀元六百九十七年。）死於唐建忠二年，即民國紀元前千一百三十一年，（西曆紀元七百八十一年。）他不僅有軍事的天才，他還有不忮不求的蕭灑磊落的胸襟。他所處的時代，是朝廷將衰，昏君當國，小人在朝，天下大亂的時代，但是他一到了有相當權能以後，不問成敗利鈍，不問自己的結果怎樣，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唐室危而復安，建立不世的功勳。

郭子儀的忠耿心懷，尤爲令人崇拜，當他後來權勢大盛之時，假使是私自利的，不難取唐室而自代；然而他祇知安天下的義務，不復更有其他的野心，這是何等闊大的胸襟？但是他若不生在這一個時代，那必不能成就不世的功業，隨而不能成爲歷史上的名人了。所以他所處的時代，雖是一個是非不明的昏亂時代，究比一個明主在上，國泰民安的時代，給容易英雄顯露頭角的機會。

從歷史上推敲，我們知道郭子儀到了五十多歲的時候，還祇做了一個九原太守；可見在天下太平的時候，官爵是不容易得的，唯有羣雄紛起的亂世，纔能很快地獲取高官厚祿。但是，到了郭子儀五十五歲的時候，天下忽然大亂起來，這纔給他一個英雄用武的機會。這個亂事的起原，爲了讀者明瞭當時的歷史起見，我們有加以說明的必要：

說也奇怪，唐朝的天子，多數都是遭逢女人之禍的，例如唐太宗的兒子李承乾（即高宗）便死在武則天（名曩，許州人，太宗時宮女，太宗死，他的兒子高宗立爲皇后。高宗崩，臨朝稱制，廢中宗，改國號爲周，恣意淫虐）的手裏；武則天的兒子（中宗）曾被她幽廢十四年，到後來重登寶座，便因寵幸皇后韋氏，反給韋氏殺

死；後來中宗的姪子隆基（即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平韋氏之亂，因有功唐祚，得以繼位；在起初的時候，勵精圖治，不愧是一個中興之主，但是到了晚年，因為天下承平已久，漸趨怠忽；朝中的小人，日漸得志，忠實剛毅的大臣，相繼罷免；同時寵幸了一個楊貴妃，於是便造成了安祿山的亂子。

安祿山這個人，原本是一個胡子，在唐朝的時候，軍隊裏胡人是很多的。在起初的時候，安祿山犯了軍法，應該處死的，當時的一個賢相叫做張九齡，見他有反相，所以一定要將他斬却，但玄宗以為張九齡要枉害忠良，竟將他赦去。

不久以後，張九齡便被不學無術，狡詐奸猾的李林甫（唐宗室，狡黠有權術，厚結宦官妃嬪，察帝動靜，在十九年，專政自恣，遂釀成安祿山之亂）所取代，善於趨奉無惡不作的安祿山便被朝廷重用，於是出入宮廷，拜楊貴妃做母親，進而和楊貴妃私通，而那老朽昏庸的玄宗，竟認安祿山為忠臣，毫不懷疑，竟將他的官爵加到河東節度使，稍後又將他陞為左僕射的地位。這個職位，便等於左丞相，以安祿山這樣一個目不識丁的胡人，竟能做到這樣崇高的官爵，可見當時的政治，真是昏亂透頂了。

但是在二十年前，張九齡料定安祿山要反。果真到天寶十四年，即民國紀元前一千一百五十六年；（西曆紀元七百五十五年）他舉兵於范陽。當時，天下承平已久，百姓不習武事，所以安祿山倡亂之後，河北各地，望風瓦解，除了郭子儀顏真卿呆卿之外，唐室之大，幾乎沒有一個臨難赴義的志士。郭子儀已有五十四歲了，他還祇是一個九原太守。這個職位，不過和前清的知府相當；可見當時朝廷埋沒英才，已達了極點。直到安祿山席捲河北，朝野驚駭，纔使郭子儀做朔方節度使，叫他設法平亂。郭子儀這時祇要存一些投機的心理，他必不肯出來擔當這樣一件大事。因為那時候，悍將勁卒，都在安祿山手下，同時安祿山舉兵之後，兵勢甚銳，真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而郭子儀不過是一個太守，領兵不多，當然不是安祿山的敵手。但是郭子儀却絲毫不存倖倖的投機心理，毅然決然地率兵赴難，這時有一個向來輕視郭子儀的同事李光弼，他聽得郭子儀做了節度使，便跑到他那裏謝罪，因為他們兩人治兵，御下的觀念，寬嚴不同；郭子儀向來是主張寬大的，李光弼則主張嚴格的，所以意見枘鑿，竟至連喫飯的時候，都不交一語。當時郭子儀假使慝怨懷恨的話，很可以給他一些小小的懲戒。但是胸襟闊大，目光宏遠的郭子

儀，不獨把他們兩人過去的嫌怨全部捐棄，同時還抱了李光弼泣道：

「我們過往的事，從今日起，大家都不要提起了。」

「但，但……但是……」

「總之，過往的事，我們把它當作昨天已死，未來的事，算是由今日才生的。」

郭子儀又說。

「真是麼？」

「這是當然之理，目前國家危破，聖上遷避他方，朝廷已沒有可以支持大局的人，負起大責的只有你一個了，我們豈能再挾私怨來誤了國家大事麼？」郭子儀說得非常誠懇。

因此，郭子儀便將自己的軍隊，分一萬人給李光弼，並且上表朝廷，保李光弼做河東節度使。

二 討平安祿山

這時，安祿山已席捲河北，進陷洛陽，郭子儀便與李光弼匆匆率兵出井陘，

今在河北與山西交界處）屢破安祿山的後方，於是河北許多地方，復歸唐室。但是，唐室前方的將士，太不中用，不久潼關失守，安祿山大軍入關；於是乎玄宗帶了楊貴妃倉卒奔蜀；隨而長安也給安祿山攻下，影響前方的戰事。這時玄宗的兒子李亨在靈武（在陝西靈州西北）被擁為君主，這就是肅宗。肅宗接位之後，便命郭子儀率兵入衛，進規東西兩京。因此他便假道山西入關。轉輾抵達靈武，被任為兵部尚書，不久因軍功，進任為司空，及天下兵馬副元帥。將進攻長安的時候，肅宗對他說：

「情事的順利如何，全在此行了。」

郭子儀道：「此行若不捷，臣必死之！」

由此可見他的忠義奮發，已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於是郭子儀與叛逆戰於長安的西面，大破賊兵，斬首六萬級，遂克京師；不久又大破賊兵十五萬於潼關，收復洛陽，因此進郭子儀為司徒。

安祿山那時已死，他的兒子安慶緒便狼狽逃至河北；安祿山的舊將史思明等人，也搖身一變，向唐室輸誠。這時唐室的命運，方有些復蘇的希望，朝政又給李

輔國魚朝恩等一般宦官小人所操縱。他們都嫉忌郭子儀的功勳，所以很想將那些必爲後患的叛將收容起來，好使郭子儀沒有再行立功的機會，而昏愴的肅宗，則任這些小人的播弄，便封史思明爲歸義王，叫他做范陽節度使。但是後來史思明看到安慶緒要全部覆沒的時候，他便重復叛唐，這是小人誤事的一個例了。

還有一次，就是郭子儀等進討安慶緒的時候，安氏已成窮寇殘餘，已用不到兵多。但是宦官魚朝恩爲了想奪取郭子儀的功勳，抬高自己的身份，壓底郭子儀的威名，使肅宗認九個節度使的兵馬，使這九個節度使，立於平等的地位，不相統屬，而魚朝恩自己却定了一個很特別的官名叫做「觀國容使」，代表肅宗統率諸軍。這樣一來，郭子儀的地位，不期然而在他之下，而和九個其他的節度使處於平等的地位；同時有了功勳，也可歸功於自己的調度有方；假使失敗了，他也可以隨便委責於人。計劃的狡猾，真可以使忠臣效力無方，欲哭無淚。但是明詔下頒之後，郭子儀坦然無介於懷，和其他的節度使，協力進兵。

而魚朝恩本是一個不懂軍事的宦官，他怎麼能指揮軍事；郭子儀的胸懷，果然恢廓無涯，不以爲恥，但是其他的八個節度使，却不能不時時地不平，使他們一股

熱誠，爲之冷卻。同時軍中沒有統一的指揮，兵多不獨無濟於事，並且反足爲害；所以安慶緒得了史思明的援助之後，竟至大敗官軍；這時假使不是郭子儀勒兵斷後，官軍必有全軍覆沒之虞。但是魚朝恩回朝之後，不獨不自引過，並且還把這次敗仗的罪咎，完全推在郭子儀一個人身上。於是肅宗便將郭子儀召回京師，令他將朔方節度的軍權交給李光弼，同時發表以李光弼爲兵馬副元帥的命令。郭子儀奉召之後，立即就道，將士看他受了這樣的大委曲，都哭泣勸留，有一個將官說：

「將軍還是不去爲妙！」

「皇上的命令，怎能違反呢？」郭子儀說。

「皇上昏庸，聽信奸臣，故將軍此行，必定凶多吉少啊！」另有人這樣說。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郭子儀說。

「我們叛棄朝廷好了，將軍有這麼大的軍權，還怕不能抵抗一二鼠輩嗎？」

子儀聽了，立即毅然回答說：「這萬萬使不得，做人臣子的，須要盡忠盡力，

並且永遠的服從命令。我又何必要冒此天下的大不韙啦！」

「唉！祇担心將軍的前途而已。」

「感謝各位盛意，我決心走了，祇得聽天由命吧！」
他的決心，是使眾人無力留住，大家便由他去了。

郭子儀回京之後，便設置閒散，目擊國家陸危，不能效命疆場；假使一個心地狹隘的人，處於他的地位，便非氣死不可。但他却毫無怨恨，還時時刻刻預備爲國家宣力。

到後來，李光弼爲史思明所敗，河北山西各地的軍官，也都形勢不穩，肅宗知道非郭子儀不足以安定大局，所以再起用郭子儀，使他做河北諸州節度使，出鎮絳州。（在今山西絳縣）郭子儀見危受命，便匆匆就道，一到軍中，諸軍肅然就範；大功甫奏，忽然肅宗死了，他的兒子代宗繼立。這時，朝廷當中又有二個宦官弄權，一個叫李輔國，被任爲司兼中書令；還有一個叫程振元，被任爲驃騎大將軍。這兩個小人，忌郭子儀功高望重，便在代宗面前，不住地說壞話，說得代宗對郭子儀很不放心。於是郭子儀的軍權，再被剝削，復處閒散；同時他的副元帥的地位，又爲他的一個部將懷恩所代替。但是程振元魚朝恩這般小人嫉賢忌才的行動，在唐室的中興諸將心裏，引起了極惡的印象，就是地位到了相當的高，便討厭這兩

個月；於是應該替國家效忠的地方，深恐他們嫉妒，要效忠也就不效了；比較忠實一些的，從此心懷意懶，不願再替國家出力；狡獪一些的，便陰結叛逆，藉謀不利於唐室。

唐朝到這時候，天下雖已粗平，但是人心已經解體，禍患一來，便有土崩瓦解之憂。

果然到廣德元年，即民國紀元前一千一百四十九年，（西曆紀元七百六十三年）吐蕃（種族名，亦稱羌，據有今之西藏）二十餘萬大軍入寇，邊疆告急，程振元都不給代宗知道；直到吐蕃逼近長安，代宗纔知道這麼一回事，於是纔召郭子儀出鎮咸陽，抵禦吐蕃。

這時郭子儀閒散日久，部曲離散，手下並沒有一兵一卒；代宗下詔命他禦寇，殊不知他既不統兵，如何禦寇？在第二個人處於這種地位，必然獨善其身，不再赴難了。但是郭子儀依然覺得有出而赴難的義務，所以便着手招募，祇得了二十個騎兵。郭子儀請程振元添撥軍隊，程振元在這種危難的時候，還想陷害忠良，竟不給他兵隊。郭子儀從咸陽回長安，代宗和官僚們都已出奔陝州；（在河南洛陽之西）

政府的軍隊，因為失去了統帥，也都譁變逃散了。郭子儀打聽得這些軍隊，都逃在商州，（即今甘肅敦煌縣）所以便帶了二十騎到商州去招撫，得卒士四千人。郭子儀便揮淚曉諭士卒，使之共赴國難，士卒都為忠義感發，皆聽他的指揮。

郭子儀帶了這樣薄弱的兵力，去抵禦二十萬入寇的吐蕃，無論如何是不濟於事的。但是一來因為他奮不顧身，二來因為他歷來的威名，所以他的兵沒有到長安，吐蕃便預先聞風逃走了。

在這個當口，我們可以看出，唯有郭子儀纔是持傾扶危的真忠臣。因為吐蕃入寇的時候，代宗曾詔李光弼懷恩等各鎮的節度使，派兵救京師；可是大家因為宦官當權，賞罰不明，都觀望不救。「患難見知己，亂世識忠臣。」在這種場合，便絲毫不能假借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假使一個政府中，用人不當，蔽賢害良，那必使人家灰心失意，達到急難，不能責其效力。

三 免胄釋甲服回紇

吐蕃給郭子儀嚇跑之後，內亂又發生了。我們說過，在吐蕃入寇的時候，有許

多統兵大員，都觀望不前。其中李光弼本來想坐觀國家敗亂，以謀他個人的利益，但不料久處閒散，手無一兵一卒的郭子儀，又會消弭這樣一個危機，這實在出乎他的意料。他這種投機的態度，一旦暴露之後，那些本來受郭子儀統御的部下，便立刻表露輕視李光弼的態度，隨而不聽他的指揮，因此他便羞愧而死。

還有一個統兵大員是僕固懷恩，他本來是郭子儀的部下，因為朝廷中的小人魚朝恩程振元嫉妒郭子儀，所以纔設法將郭子儀的部隊歸他統率，同時並以郭子儀天下兵馬副元帥的地位，歸他接替。但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幸運兒，却因地位的隆高而驕傲起來，因驕而有謀叛的野心；到吐蕃退去之後，代宗因他手握重兵，不來勤皇，所以特地詔他入朝。他奉詔之後，知道入朝不是好事，因此，便決定謀叛。當時唐室的兵權，內輕外重，所以外邊的擁兵大員，叛旗一揭，朝廷便要驚惶失措。這時朝廷中人頗有主張以郭子儀代懷恩，因為懷恩的部隊，原是郭子儀所一手訓練出來的。當時有一個外官，從朔方來京，代宗召問朔方的情形說：

「現在朔方是怎麼樣的情形呢？」

外官回答道：「朔方的人，全叛變了。」

代宗又問：「他們因何叛變？」

外官又回奏說：「朔方將士，對於郭子儀的印象，有如子弟的思念父兄。至於他們這一次叛變的原因，是上了懷恩的當，當時懷恩欺誑他們說：『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了。』衆人信了他的說話，故被他所用。現在若陛下以子儀領朔方，他們必立刻會反正的。」

於是代宗便使郭子儀做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明令發表之後，懷恩的將士，纔知道郭子儀還在人間，所以歡欣鼓舞，盼望郭子儀早日降臨。於是都不聽懷恩指揮；等郭子儀一到汾州，（在今山西汾陽縣）懷恩的部隊，投奔他的，竟有數萬人。

至於懷恩也知道郭子儀來，將士必不用命，所以預先帶了親信逃往靈武，和回紇（突厥的別名）與吐蕃勾結，騙他們郭子儀已死，中原可圖。因此回紇吐蕃竟派了十多萬兵同時入寇，京師震駭，不可名狀。

這時候，郭子儀方從朔方回京，代宗又命郭子儀設法抵禦，同時召他問計。郭子儀道：

「懷恩沒有用的。」

代宗說：「何以呢？」

郭子儀說：「懷恩雖然善戰，但他却不會待部下。」

代宗問道：「那麼，何以他又能入寇呢？」

郭子儀道：「他所以能夠入寇的，因利用將士們想回家的心理而已。懷恩是臣子的偏裨，他的部下都是臣子的部下，必定不忍以鋒刃相向的。因了有這點關係的存在，臣子就可以知道他沒有能力了。」

因此郭子儀便率兵出鎮奉天，他的部下都來請戰。郭子儀道：

「虜衆深入我地，利於速戰；我們若堅壁以守待，他們以爲我們懼怯，必不戒備，才可破他。若突然作戰而不利，則軍心離了。」

因此下令軍中道：「敢主張立戰的處斬！」

回紇吐蕃到來一看，知道唐軍有備，所以便不戰引退。不久懷恩暴病而死，回紇吐蕃意見不和，郭子儀知道了，便派人去說回紇共擊吐蕃。

原來在安祿山造反的時候，回紇曾派兵入援，受郭子儀指揮。懷恩勸他們入

寇，就是說郭子儀已死。現在聽得郭子儀約他們共擊吐蕃，他們不由得信起來，問使者道：

「郭公尚在人間麼？你騙我吧。若果在這裏，可得見他一見麼？」

因此郭子儀便決定單騎去見回紇，並對諸將道：

「現在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日我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去說服他，或可不戰而下了。」

「他的部下勸他選鐵騎五百作從衛。他道：

「這樣適足爲害。」

他的兒子郭晞也扣馬而勸諫道：「敵人如虎狼，父爲一國的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

郭子儀道：「現在作戰，父子俱死，而國家危；或可以至誠實的說話，幸得從見，則四海獲福多了。」

於是遂單騎去見回紇，同時派人傳報回紇。回紇見郭子儀單騎而來，非常驚駭，各酋長都執弓注矢，以防不測。郭子儀見他們這樣惶懼，便免胄釋甲，投槍而

進。於是他們認識確是郭子儀，便相率下拜。郭子儀下馬扶起他們之後，便質問他們道：

「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室報汝也不薄；奈何負約深入我國，棄前功以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呢？」

回紇的領袖道：

「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可汗，蒙古人與突厥對於君主之稱謂；天可汗指中國之皇帝）已晏駕，郭令公亦仙逝，是以敢來。……既為懷恩所誤，負公寶深，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

於是雙方訂盟，共擊吐蕃。

「吐蕃知道了，便當夜逃回。回紇和郭子儀追擊，大敗吐蕃。從此而後，回紇和吐蕃有隙，從此交惡，不能為唐室之大患了。」

四 非常人的軼事

這一次外患平了之後，郭子儀便回到河中。這時他已八十多歲了，因為軍中糧

食不繼，他便首先墾闢荒地百畝；他的部下，見他這樣勤勞，也都照樣墾荒，於是軍中的糧食便能自給。郭子儀的功勳，不僅獨步唐朝，並且是歷古少有的；以他這樣的功高，在他人處了，必定要生出非分的野心，不然也不能自全，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的功臣名將，所以不得善終，就爲了既沒有方法解釋人主的疑忌，也沒有取而代之以的決心。但是郭子儀的功勳雖然大，可是他歷次的「見危受命，」歷次的「罷廢不怨，」已充分證明了他的赤心；同時他對於那些專門造他謠言中傷他的小人，都出以不念舊惡的態度，所以讒言也就日漸減少了。

爲了說明他這種高起曠達的態度，我們還可以看一看他的幾件軼事。有一次，他的小兒子（這個小兒子曾娶代宗的女兒）和他的妻子吵嘴道：

「你倚着父親做天子麼？我的父親却輕了天子的位置。」

他的妻子，便去告知她們父親。代宗這時很認識郭子儀的人格，所以說道：

「這不是你所知的，他說得不錯，假使他的父親要做天子，天下豈是你家所有麼？」

後來郭子儀聽到了這事情，便將他的小兒子囚起來，親自入朝待罪。代宗對他

說：

「賢卿何以如此！」

郭子儀回奏道：「臣家教不嚴，以致臣的孩子出語冒犯聖上，今除將他囚禁外，自己並親來請罪！」

代宗說：「賢卿誤了，鄙語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間的閒房細事，焉能存放在心上呢？賢卿還是回去，快些釋放了今郎吧！」

因此郭子儀回去便將他的兒子打了數十杖了事。

有一次，郭子儀的祖墳，給人盜發了；有人說這是魚朝恩的主使，想藉此破壞郭子儀的風水；魚朝恩爲了這事，也造了一個郭子儀將謀反的謠言，因此京師人心惶惶，都不自安。後來，郭子儀朝見代宗的時候，代宗問他這件事，究竟是誰的主使，他預備按法嚴辦。郭子儀道：

「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是天譴，不是人事吧。」

又有一次，郭子儀出征回京，魚朝恩邀他在某地相見，有人告訴他說：

「朝恩謀不利於你。」

郭子儀道：「我是國家的大臣，他沒有天子的命令，安敢害我？若是受命而來，你們又要怎樣？」

所以竟和幾個家僮去會魚朝恩。魚朝恩那時確不懷好意，但是料想郭子儀必不敢去會他，所以見了郭子儀，非常驚怪，問他何以如此簡從而出。郭子儀便將所聽得的謠言，告知魚朝恩，並謝魚朝恩關心他安危的好意。

到這時，那個嫉賢害能的魚朝恩纔自然而然受了感化，撫膺流涕道：「你若不是長者，能沒有疑麼？」

從此魚朝恩不再說郭子儀的壞話。又有一次，郭子儀保薦一個縣官，朝廷中的小人不理他。他的部下都說朝廷不是，言下大有勸郭子儀拿一些非常手段出來的意思。但是郭子儀却毫不覺得失了面子。說道：

「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依從他，蓋這都因疑他而已。今某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不理他，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辱他了；又何足怪呢？」因此大家都佩服了。

假使郭子儀因為這些小事，覺得有傷顏面，懷恨在心，那他自必走到叛逆的路

上去。郭子儀的所以能立大功而不危及自己的生命，保全自己的福祿，享受百世的賢名，就因為他先有海闊天空的胸襟，拔俗高世的人格，律己以嚴，待人以恕的精神。到八十五歲的高齡，郭子儀便在富貴榮華之中逝世。唐書上有這樣一段話：「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綱鑑上說他在中國的歷史上，「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

批評

一 郭子儀被李白所救，後來因李白犯了從逆罪，郭子儀盡力營救他。這便叫做「不忘本的知恩必報。」

二 郭子儀膽肝非凡，他有處事不亂的理智，這便是他得到成功的最大因素。

三 郭子儀的得到赦免一死，雖然是由李白的救助，不過細查李白動機，却因了郭子儀的器宇軒昂而生憐才之心。所以一個人平日間必須振作精神，不可頗害自毀。有了精神非但處事鎮定，且易於觸發別人的敬愛心。

四 郭子儀胸懷磊落，不藏私怨，他對於李光弼，魚朝恩之流，全不介意，他雖屢次受到人家誣蔑，而仍甘自引退，這點精神，尤是一般宦海中人所不及。

五 郭子儀手握大權，全無驕氣，祇因小兒子說錯了一句話，也要入朝待罪。由此

可以見到他的忠於上而盡於職。他這種虛懷若谷的態度，絕不是一般功臣可能做得到。

問題

- 一 郭子儀五十五歲的時候，祇做了一個九原太守，何以後來官職升得這樣快？
- 二 郭子儀何以不和毀謗他的小人去爭執？
- 三 郭子儀爲什麼不肯聽從部將的話，去反抗朝廷，而甘心回京交出兵權？
- 四 郭子儀何以敢單身去見回紇？

歷史故事叢書
四名將

年羹堯

一 奇怪的老師

當清朝雍正年間，有一個威震四海的大將，名叫做年羹堯的。他所幹下的功勞，對於中國民族史上實有莫大的偉蹟。雖然他對朝廷的汗馬功勞不少，但是因了權高位大，結果終被一般嫉妒的人們所陷害，且連帶着家破人亡，幾乎有滅門之禍。

年羹堯死於雍正三年，即民國紀元前一百八十七年，（西曆紀元一千七百二十五年）

他號雙峯，是年遐齡的第二個兒子。年遐齡是清的大官，初由筆帖式，授兵部主事，後來擢升到刑部郎中，官運亨通，扶搖直上。到了康熙三十一年，民國紀元前二百二十年，（西曆紀元一千六百九十二年）已授湖廣巡撫。又十年，才告病乞

休。

據一般人的傳說，年羹堯是年遐齡和婢女私通而生出來的。關於他少年時代的事蹟，有許多趣聞流傳民間，這些趣聞是否可能靠得住，就沒有人敢斷定了。

年羹堯生來就很頑皮，濃眉大眼，膂力過人，雖然他不好讀書，但他的天資很好，書到前面，一讀便能記得背誦，所以年遐齡對於這個兒子，是非常寵愛的。年家就聘了許多武士文人來教他讀書練武，這些先生，有舉人進士，也有翰林鼎甲。

可是他們到了年家中，都受了羹堯的非禮舉動，結果都很氣憤而去，沒有一個先生能教一年半載的。到末了，大家都以為年家的館地很怕，竟沒有一個人肯來坐館的，年遐齡也弄得沒法子，只得任他了。這樣的過了不久，一天却來了一個秀才，對年家門房說要到這裏來坐館，教他家第二個少爺讀書，門房進內通報後，遐齡請他進去，只見那先生戴一頂兩纓涼帽，貫着個純泥滿鏞的金頂，穿一件下過水的葛布短襟袍子，套一件了邊兒的天青羽紗馬褂，腳下一雙破靴，那裏還像個儒生。那時年遐齡正在工部侍郎任內，假如在門口碰見，定會認做是工部解職的徽員呢？可是因他是來就館教育兒子的，遐齡却也不敢怠慢，連忙讓坐，請教他的姓名。

轉他自己說：名字叫做活閻羅，是浙江紹興人，一向落魄江湖，無心進取，偶然遊到京都，因聽人說貴府二公子要延師課讀，雖也曾囑人推薦，無奈那些朋友都說這個館地是就不得的，因此不揣鄙陋，竟學那「毛遂自薦」。

年遐齡正在得不着先生，又見他雖是寒素，却也吐屬不凡，當然十分願意，便吩咐家人打掃書房，安頓行李，收拾酒飯，預備贄儀，叫兒子遞上贄見拜師。於是這活閻羅就在年宅住下來。他與堯堯雖係師生，但自從拜師之後一連幾天，都是相對無言，堯堯帶着小廝自去尋樂，活閻羅也只顧自己看書，並不去惹他。這樣過了一月多，堯堯也玩厭了，正在無聊的時候，忽然一陣風送過一片琴聲，彈得十分圓熟清脆。他聽了道：

「誰彈曲兒呢？」

一個小廝見問，便撒脚跑去打探，一時回來說道：

「是先生一個人在屋裏彈琴呢。」

堯堯就說：「他會彈琴？咱們看看去。」

說着，一窩蜂跑到書房。活閻羅見堯堯進來，也不理會，只顧彈着琴，彈得

時金戈鐵馬破空而來，一時流水落花悠然而去，却把羹堯聽出了神。直等先生彈完一曲，他就追着問道：

「先生，不想你竟會這個玩兒；我學得會學不會？」

活閻羅說：「既要學，怎麼不會！」於是就把怎樣撥絃，怎樣按品，怎樣分配宮·商·角·徵·羽·五音，怎樣以五音分配六呂六律，一一加以解釋，不消半月工夫，都學得心手相應。然而一旦學會，却早厭了，又問先生還會什麼技藝。活閻羅就把絲絃笙管，羯鼓胡笛，各樣樂器一一教他，一竅通百竅通，學習多很容易。因此漸次學到手談，象戲五木，雙六彈旗，又漸次學到作畫遊戲，勾股占驗，甚至鵠印章，調印色，凡是羹堯問的，活閻羅無一不知，無一不能。他也每見必學，每學必會，每會必精，而又每精必厭，雖然如此，却也有大半年不曾出那書房之門。一日晚上，師生兩個閒立空庭，望着一鉤新月，羹堯說道：

「這一時問得緊，還得先生尋個甚麼新鮮解悶的玩意兒才好。」

活閻羅說：「我那解悶的本領，都被公子學去了；我們教學相長，公子有什麼本領，何不也指點我一兩件，彼此玩起來倒也有趣。」

堯堯說：「我的本領，與那些玩意兒不同。這些玩意兒盡是些雕蟲小技，不過解悶消閒。我講的是長鎗大戟，東蕩西馳的本領，先生那裏學得來？」

活閻羅就順口說道：「那些事我雖不能，却也有志未逮。公子何不作一番給我看看，竟會得一兩件也未可知。」

堯堯聽先生這樣說，却也高興，便同先生來到箭道，叫家丁把兵器搬來，趁那新月微明，得意揚揚賣弄自己的本領。活閻羅說道：

「待我也學着，合公子交交手玩回拳看。但我可是外行，公子不要見笑。」

堯堯看他那種扛肩縮背，搖搖擺擺的樣子，不禁要笑出來，只因他再三要學，便合他各站了地步，亮開架式：右脚一躁，擡左脚一轉身便向活閻羅打去。可是，年堯堯的手腳雖然非常敏捷，他向前打去，却早已不見了先生，只覺着有一個東西貼在辮頂上，原來是活閻羅騰身空中，用手把堯堯小小髮辮捉住，任憑堯堯跳上跳下，拳腳齊來，鬧了半日，只是踢打不着先生。年堯堯雖然頑皮，瞧這活閻羅本領高強，知非敵手，忙高聲嚷道：

「先生，你可饒了學生，學生從此服輸了。這才叫本事，我一向直是瞎鬧，此

後你須盡情指點與我。」

活閻羅這才放了手說：「這裏也不是講究的所在，我們還是到書房去吧。」說着來到書房，羹堯急得就等不到明日，扯住先生問長問短。

活閻羅說：「你切莫問這些無足輕重的閒事，你豈不聞西楚霸王有云：『一人敵不足學，請學萬人敵』這句話嗎？」

羹堯說：「那萬人敵怎能輕易學得？」

活閻羅正色道：「要學萬人敵却也易如拾芥，只是沒有第二條路，惟有讀書。」這一語點破了，果然從第二天起，羹堯便拿出書本，請先生按課教授，潛心埋首，簡練揣摩起來，文學以外又教授些武藝。年羹堯本來聰敏過人，得了這名師教授，自然更容易進步，次年鄉試高中了孝廉，轉年會試，又進捷進士，歷陞了內閣學士。

二 不斷的出征

照上面這軼事看來，我們雖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可以曉得羹堯曾得到名師的

指導，而且他自己也聰敏，後來又肯發奮用功。所以他後日的成功，却也不是偶然僥倖而得的。

年羹堯於康熙三十九年即民國紀元前二百一十二年，（西曆紀元一千七百年）中了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旋改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及廣東鄉試正考官，歷遷侍講學士。不久又授內閣學士，嗣又擢爲四川巡撫。康熙四十九年，即民國紀元前二百〇二年（西曆紀元一千七百一十年）二月，幹偉的生番羅都等造反，掠寧番衛，殺死遊擊周玉麟，康熙皇帝玄燁命羹堯同提督岳昇龍相機勦撫，七月，昇龍率兵進勦，斬賊七千，擒獲羅都。羹堯兵至平番衛，聽說羅都已經就擒，就率兵而回，爲了這事被川陝總督晉泰所劾，部議革職，後來從寬留任。康熙五十六年，即民國紀元前一百九十五年（西曆紀元一千七百一十七年）二月，越雋衛所屬番人與普雄上千戶那交等據險而叛，羹堯遣遊擊張平勦平之。

康熙五十七年，即民國紀元前一百九十四年（西曆紀元一千七百一十八年）六月，年羹堯請令護軍統領溫普駐裏塘，自打箭爐至裏塘增設驛站。八月，又請增駐防四川兵。

那時西藏作亂，哈喇烏蘇敗後，青海，蒙古，皆憚言入藏，而廷臣也多說：「藏地遼遠，途險且惡，不能遽至，宜固守邊圉。」獨康熙皇帝玄燁排除眾議，決意征討，以謀一勞永逸，因命十四子胤禩爲撫遠大將軍，駐師西寧；且於康熙五十七年下諭說：

「年羹堯自軍興以來，辦事明敏，又能度量西去追勦之兵，運餉接濟，甚屬可嘉；巡撫祇理民事，無督兵責任，今軍機緊要，著授爲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

胤禩囑他備兵成都，期以明年分道出發。翌年三月，年羹堯奏賊情叵測，請自往備，廷議以松潘諸路軍務要緊，不便率兵出口，乃檄法喇進師；六月，法喇率副將岳鍾琪撫定裏塘巴塘，而羹堯也遣知府遲維德招乍了察木多察哇番月來歸，因請撤回法喇。過了兩年，詔平逆將軍宗室延信率西寧軍出青海，授羹堯定西將軍，即自拉里會勦，並命以堪著總督之人具奏。羹堯疏言：

「總督印務一時無可署理之人，請授護軍統領噶爾弼爲將軍，調法喇駐防打箭爐。」

康熙皇帝玄燁從其所請，而其時廷臣議准雲貴總督蔣陳錫疏言，巴塘裏塘本滇

省麗江土府屬地，仍歸土知府木興管轄，堯堯言進藏運糧要路，不宜隸滇，仍請歸四川爲便；五月，又言成都據防滿兵需米甚多，請令近省瀕水州縣應收折色者，改本色運省充餉；七月，又言州縣虧空錢糧，知府扶同徇隱參革分賠；皆下部部議照行。延言以四月發西寧，至八月，度當拉嶺；而噶爾弼自裏塘巴塘招撫番衆，先以八月初越拉里而西。策零敦多布自引兵拒西寧軍於楚瑪拉池附近，再戰再北。而川軍已於八月二十三日自墨竹工入拉薩，號召大小第巴，宣示德意，誅喇嘛助敵者五人，幽九十餘人，僧俗震懾。策零敦多布進退受敵，由舊路北還。清軍遂擁新達賴入藏，詔封噶爾藏嘉穆錯爲達賴喇嘛，使掌藏地。又割巴塘以東歸四川，留蒙古兵二千戍藏；使拉藏汗舊臣康濟鼐爲貝子，掌前藏，頗羅鼐爲台吉，掌後藏。康熙皇帝玄燁親製平藏碑，勒石於拉薩之大招寺。於是，西藏悉平。

年羹堯遵旨酌議凱旋，軍士入口路，令法喇回京。十一月，遣兵勦撫裏塘所屬之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所屬之桑阿壩林卡石諸生番，悉降之。翌年五月，入覲康熙皇帝玄燁。賜弓矢，授四川陵西總督。

以上是康熙六十年，即民國紀元前一百九十一年（西曆紀元一千七百二十一年）

的事情。不久，乃有青海羅卜藏丹津的叛變接踵而起。

青海地方，自唐高宗龍朔三年以來，世世代代是吐蕃的屬境，與喀木藏衛爲唐古特四大部，明武宗正德四年，始爲蒙古部酋所據，時常爲甘肅西寧的邊患；明人稱他叫「海寇。」明末，固始汗始由烏魯木齊襲有其地，分部衆爲左右二翼，以他的兒子十人領率。清崇德七年，即民國紀元前二百七十年（西曆紀元一千六百四十三年）固始汗和達賴班禪各遣使繞塞外數萬里至盛京。又各遣使者獻金佛、念珠，表頌清廷功德。順治十年，即民國紀元前二百五十九年（西曆紀元一千六百五十三年）福臨封他做「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順治十三年，即民國紀元前二百五十六年，（西曆紀元一千六百五十六年）固始汗死了，其裔分兩支：一駐西藏，擊殺藏巴汗後而留其子鄂齊爾汗鎮拉薩。一牧青海及河套以西。及準噶爾部噶爾丹勃興，青海套西遂並爲所破。有和羅理者，號濟農巴圖爾額爾克，逃竄近邊，上書清廷求給牧地，詔給以賀蘭山附近的地方，這就是阿拉善蒙古王旗的始祖。康熙三十七年，即民國紀元前二百一十四年（西曆紀元一千六百九十八年）噶爾丹敗死，於是固始汗第十子達什巴圖爾由青海率其族屬來朝，玄燁封達什爲和碩親王，餘授貝

勒、貝子、公爵等有差；是爲青海爲中國的初始。清廷時常資助他的力量以擇準部，而青海部衆亦以得到中國保護的緣故，不爲準部所吞併。策妄阿拉布坦遣兵襲據西藏的時候，清軍進兵攻擊他，青海部兵亦皆從征，諸部長以功晉封王公者衆。及西藏平，達什適死，他的兒子襲親王爵，就是羅卜藏丹津。

羅卜藏丹津雄武有胆略，既嗣襲王位，自以爲青海及西藏，舊皆和碩特屬土，而已又固始汗嫡孫，當回復先人霸業，領袖諸部。當他襲位時，適逢玄燁崩，雍正皇帝胤禛新立，遂思乘機擺脫中國的羈絆，便於雍正元年，引誘各部盟於察罕陀羅海，令名仍用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治他們，於是西北同時騷動。

初時，青海有大喇嘛名察罕諾門的，出自西藏，世居西寧塔藏寺，是青海黃教之宗始。番衆信仰，勢力和蒙古的哲布尊丹巴相等，丹津誘使他依從自己，又陰約準部策妄阿拉布坦爲後援，於是燈海和準噶爾的合縱勢成，而遠近遊牧番衆及喇嘛二十餘萬，也同時騷動，屢犯西寧，掠牛馬，抗官兵，西寧戒嚴。丹津的叛變，其同族親王察罕丹津及郡王額爾德尼不從，丹津想用兵力脅迫，額爾德尼等先後挈衆

內奔河州關外。時兵部侍郎常壽駐西寧，治理青海的事務，詔傳諭丹津罷兵，若不依從則懲戒他。丹津詭言：謂額爾德尼等謀據西藏，諸部不服，將率兵和他一決勝負。蓋以額爾德尼等人的梗議，想誣他以罪名，因脅餘衆奉己，清廷察知他的詐偽，決意討伐他。

這時年羹堯正任陝總督，聞羅卜藏丹津的變，遂於雍正元年即民國紀元前一百八十九年，（西曆紀元一千七百二十三年）十月，自甘州率師至西寧，疏請進剿。胤禛乃命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時丹津以沙拉圖爲根據地，遣派部衆分窺西寧附近堡驛。伺常壽出邊，劫了幽禁起來。羹堯分兵三路：一路北進，扼永昌布隆吉爾河阿他內犯。一軍南行，守巴塘裏塘黃勝關等地斷其入藏道路，更請勅富寧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截斷他通準部的路途，亦爲一軍。然後遣總兵楊盡信黃喜林，副將王嵩，參將宋可進，遊擊元繼尹馬成輔諸將分攻鎮南中南川西川北川奇嘉等堡，先後敗賊，馘俘甚衆，潰敗了他的黨羽，遂移察罕丹津於蘭州。於是丹津惶懼，歸常壽請罪，不許。年羹堯因奏進勦青海五事：

- 一、請選陝西甘肅四川大同榆林綠旗兵，及外藩蒙古兵萬九千，令兵鍾琪等分

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爾四路進剿。

二、防守西寧永昌布隆吉爾巴塘裏塘黃勝塘關察木多諸邊口。

三、除歸化城張家口所買駝馬外，請太僕寺撥孳生馬三千，巴里坤選駝二千赴軍備用。

四、貯備軍糧，即以臣在西安時預買的米六萬石充運。

五、請以景山所製火器給軍。

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如所請。十二月，察罕丹津屬部各殺羅卜藏丹津守者來歸，羹堯宣布中國的德威，把他們都安置在四川邊外；那時察罕諾門也以大勢已去而來歸降，羹堯數其罪而斬了他。

三 平定青海

雍正二年，即民國紀元前一百八十八年（西曆紀元一千七百二十四年）清廷知丹津宵威，益催羹堯等進兵。於是羹堯令岳鍾琪攻其黨喇嘛於郭隆寺，奪了他的三嶺，沿途焚去十七寨，廬舍七千餘，斬首六千。而石門奇嘉郭莽等寺亦皆破，惟丹

津尚據守烏蘭呼爾的柴達木，距西寧一千多里。

那時清廷已准年羹堯所奏，調兵二萬，擬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古爾河四路會攻，期以四月羊生的時候並進；但鍾琪則以青海廣漠，敵衆尚不下十萬，以爲分攻實非計策，願乘春草沒有出生時，由松潘至西寧，兼程前進，以掩他的不備。因此朝廷贊成了他，詔授鍾琪爲奮威將軍，專任西征的事情。其時羅卜藏丹津正屯軍於柴達木河流域，偵騎徧於塞外。鍾琪以二月出師，中途見野獸羣奔，知有偵騎，亟率兵前進，遇敵數百，盡滅了他。又夜襲他們守哈達河的部衆，遂入崇山。於是奪食銜枚連夜前進，竟抵達至他們的幕帳，未及戰鬥，敵衆已倉卒驚潰。羅卜藏丹津僅得二百餘人，衣番婦衣服，騎白駝潛遁，追擊至烏蘭伯克，擒獲了他的母弟及妹和賊酋吹喇諾木齊等，投降的人有數萬，盡收他們的人戶馬駝。鍾琪恐怕丹津入藏，引軍自河源西南追，日行三百餘里，數日至桑駱海；紅柳蔽天，極目無際，路盡而返。而羅卜藏丹津則已越哈順沙漠，北投準噶爾去了。自從出師至此時，前後僅十餘日而已。

青海既平，敕功羹堯晉爵一等公，再給一子爵，令他的兒子斌承襲。年羹堯的

父親遐齡，也與羹堯一樣晉爵一等公，加大傅銜。岳鍾琪亦以這次的戰功，准以三等公世襲。一方面雍正皇帝胤禛命議防邊事宜，羹堯乃以八事入奏：

一、策妄阿拉布坦恭順，遣使請降，請撤回大兵，而選兵二千駐巴里坤，一千五百駐吐魯番，二千駐哈密。

二、布隆吉爾築城，駐兵五千，轄以總兵，其新城請欽定嘉名以垂永久。沙州哈密亦各設兵防守。

三、駐布隆吉爾兵，請即以甘涼肅三路所罷兵給資遣往。

四、布隆吉爾駐防兵內，請每管撥餘丁二百，給牛籽口糧往屯赤金衛柳溝，所墾地三年後計畝收糧充餉，免由內地轉輸。

五、請移靖逆衛同知駐布隆吉爾理民事；增設衛守備，理屯田；沙州亦設千總一名，專司屯務，並歸肅州道管轄。

六、邊外既設註防，肅州鎮祇於口內分守，應汰兵八百。

七、邊外嘗爲蒙古牧場，令駐兵耕種，不應仍令游牧滋事，應遣大臣率幹員，往布隆吉爾迤南，山中分地居之，務令地界明晰。

八、寧夏舊設總兵，應撥哈喇道遠，甚無益。寧夏邊外阿拉善去哈密近，宜滿兵駐防。

這八件事奏上以後，胤禎認如所請。

雍正二年，四月。年羹堯遣侍衛達鼐，副將紀成斌搜勦餘賊，至布哈色卜蘇，擒獲台吉阿布濟。又遣派副將兵超龍勦河口外鐵布等寨番，殺賊二千餘，克寨四十一，而完全征服了他。羹堯再以莊浪番賊極衆，遂移附賊的喇嘛於別一寺中，焚燬他的巢穴。至是羹堯頒條示禁約，且奏對於青海善後十三條如下：

一、青海諸部，宜分別功罪加賞罰。

二、青海部落，請於內札薩克編置佐領申約束。

三、朝貢交易時，宜立時定地；青海王貝勒台吉等分作三部，自備駝馬，由邊外赴京請安進貢，每三年一次，其交易定爲納喇薩喇地方，不得擅移。

四、青海之喀爾喀，宜弗隸青海，請編旗置佐領增設札薩克，以分青海之

勢。

五、凡陝省之甘州，涼州，莊浪，西寧，河州；川屬松潘，打箭爐，裏塘，巴

塘；滇屬中甸之西番部人，自明時不能撫治，或歸喇嘛耕種，或屬青海納和，今已歸化爲民，請增設衛所撫治，酌減土司糧額以示寬大。

六、青海喀木藏衛，乃唐古特四大部，因始汗據有之，以青海地廣可游牧，喀木人衆糧富，令其子孫分處二地，而以藏衛二部統與達賴班禪二喇嘛爲香火地。今因青海叛，盡取其地，分隸川滇；而喇嘛遣人赴箭爐貿易，仍索各部銀，名曰「鞍租」，一至爐納稅。請禁喇嘛不得再收「鞍租」，一稅員亦免收喇嘛之稅。

七、諸廟喇嘛多至數千，易藏奸究，甚至通賊，聚兵抗大軍，請定例廟舍無過二百楹，衆無過三百人，仍取首領結狀。其番民納糧，令所在官吏經理給發。

八、黃河入邊至河州，西寧，蘭州，中衛，寧夏，榆林，莊浪，甘州，其間水草豐美，林農茂密，自蒙古越據爲牧廠，致與內地相通，請於西寧川北邊外創築邊疆，建城堡，則番邦仍爲內地。又寧夏以阿拉善爲險要，應令額駙那王訂實等，仍屬悉歸山後游牧。

九、大通河宜設總兵，鹽池宜設副將，汀州保安堡宜設遊擊，則蒙古不覲觀。

十、打箭爐外木雅吉達，巴塘，裏塘諸路，請增設將弁，以川滇二省聲援。

十一、陝西之富寧，寧夏，四川之重慶，川北諸鎮，咸宜歸併裁汰。

十二、請撥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軍罪當遣者，盡行發往大通河，布隆吉爾墾種。

十三、諸部落宜加意撫綏，請令奮威將軍岳鍾琪留兵四千，暫駐西寧經理，並令招撫西番諸部。

這疏呈了上去，胤禛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說：

「自從逆賊羅卜藏丹津背棄國恩，招集同惡，自殘骨肉，侵犯邊城，朕命年羹堯撥度機宜，指揮將士，犁庭掃漠，迅奏膚功；今具奏善後事宜，運籌措置，令朕非常滿意。但是新聞邊疆，須要大舉屯田的方法，而令五省有罪的人發往開墾，恐怕這種人未必習於耕種，且又没有家室留在邊塞，所以你們要悉心妥議具奏。」

不久以後，大通河駐兵六千，西寧人民俱願開墾，故不成問題。但布隆吉爾距離邊疆太遠，應令遣犯帶同妻子發往，官給籽種，屯墾三年後，起科如例。其餘各條，都照年羹堯所奏的來進行。

這一年的六月，羹堯奏遷徙卓子山降番噶住等，於土司魯華齡所約束。到了八月間，已經撫定了雙蓬諸番，並勅撫貴德至松潘口外的各番部，因奏撤涼州甘州各軍。又以甘肅河西各廳生聚衆多，奏改寧夏，西寧，涼州，甘州四廳爲府，他所屬的各衛，完全改設爲州縣，於是青海平定了。

四 大功臣的歸宿

青海既平定了，年羹堯遂於雍正二年八月凱旋，進京入覲，胤禛表面上很爲嘉獎，賜雙眼孔雀翎，四圍龍補服、黃帶、紫纓及金釵等，可說是非常優渥了，可是這個心胸狹窄猜忌多疑的胤禛，雖然心中欣幸青海的平定，從此西北不足爲慮，一方面對於年羹堯的如此大功却已懷着猜忌之心。故表面上雖甚嘉獎，備極寵信的樣子，內心則已在伸展他的毒手了。這在聰敏幹練的年羹堯，當然是不會不明白的。所以大事一了，也就急急地辭走，仍回任川陝總督去。

據說：年羹堯凱旋入覲時，實在熱不可耐，那些兵丁依然全身甲冑，胤禛見此情形。就叫內監傳旨卸甲；可是連傳了兩次旨意，兵丁宛如不曾聽見似的，仍舊屹

然不動。

胤禛只得對年羹堯說：「天氣甚熱，大將軍可令兵丁卸甲。」

羹堯便在身畔摸出小紅旗向兵丁一閃，果然慳外積甲如山；這却把胤禛看呆了。他心想，以年羹堯這樣治軍的本領，一旦心懷異志，那真不可收拾。於是他對於年羹堯的疑忌，愈加深刻，想剷除年羹堯的心也更堅決。

照這樣看來，可知年羹堯治軍甚嚴，確係很有才幹的一位武將，可惜他在專制政體的時候，再加以遇着多疑多忌的君主，使這種能捍衛國家的英雄，正因為深具材略而遭殺戮，實在是深可痛恨的。茲錄史書所載羹堯獲罪之由，及胤禛所加於羹堯的罪名，以作結束。然而在君主專制時代，「君欲臣死，不待不死！」這是確實的情形啊！

事實上，胤禛的想除了羹堯，並不在平定青海之後，而在羅卜藏丹津之亂沒有發亂以前。康熙末年，羹堯出爲四川巡撫，以西陲兵起，晉總督，又兼督陝西。當時西藏有事，康熙帝玄燁命皇十四子胤禩爲撫遠大將軍，經略軍務，羹堯以總督理邊事，扶助他進取，所以羹堯和胤禩相交甚好。及至殺兄弑父的胤禛即位，就召胤

迴回京而以延信代了他，飭堯堯於軍事糧餉，俱開白延信協同管理。那時胤禛以胤禩的緣故，已經暗中疑着年羹堯有異志了；但是以年羹堯在邊日久，老於軍事，威望有加，不敢冒然奪了他的職權，且爲要假意聯絡起見，特對他晉爵三等公，以示犒勞。到了青海有羅卜藏丹津的亂事，就叫堯堯去剿撫，授爲撫遠大將軍，相機行事；致授延信爲平逆將軍。青海既平，詔授堯堯爲一等公。

雍正三年，即民國紀元前一百八十七年，（西曆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年羹堯的奏摺上，誤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且字體潦草。胤禛本有心尋堯堯的錯隙，於是使下旨道：

「年羹堯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歸之於朕耳。……觀此，年羹堯自恃已功，顯露不臣之跡，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着原本發還，令其明白回奏。」

不久，就調補年羹堯做杭州將軍，以解了他的兵權。這樣一來，大家都仰承胤禛意旨，紛紛提起疏劾；山西巡撫伊都立參堯堯私占鹽窩，擅用正課諸款；原任西安巡撫阿時捷也劾他藉口捕治鹽梟，遣運使金啓勳等，率兵夜圍郃陽民堡，致死

傷多人等罪。朝廷遂命侍郎史貽直，高其佩赴山西察審。五月時捷再劾羹堯欺罔貪婪五事。得旨着羹堯明白回奏。議上，僅請罷任留公爵。胤禎尚不滿意，因下諭道：

「此議甚屬悖謬，年羹堯所犯之罪甚多，雖即行正法，不足蔽其辜。」

這事且疑尚書隆科多有意徇庇，因是削去太保銜。當時，朝議羹堯狂悖妄逆，請拿京正法。得旨，俟羹堯回奏。七月，追恩賞團龍服、黃帶、雙眼翎、紫轡等物，革將軍職，授閒散京章，在杭州效力。而內閣詹事九卿科道等，又合詞參奏羹堯貪婪成性，驕橫居心，顛倒官常，草管民命，請立正典刑。胤禎遂下旨道：

「此奏乃在朝廷公論，而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可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

這種手段是胤禎知羹堯功勞甚大，殺了他恐不服天下而已。時直隸總督李維鈞奏羹堯不忠不法，羹堯疏辯。部議維鈞和羹堯交結往來，此舉雖在表面上是參劾，實在暗中是設法開脫。

十月，下旨逮捕羹堯來京嚴鞫，時直省督撫提鎮，陸續疏參羹堯逆罪，請明正

典刑。十二月，議大臣，三法司，九卿等提奏年堯堯大逆罪五條，欺罔罪九條，僭越罪十六條，專擅罪六條，殘忍罪四條，貪贖罪十八條，侵蝕罪十五條，凡九十二大款。於是堯堯被議大辟，（斬刑）他的父兄子孫，伯叔的兒子，兄弟的兒子，年在十六歲以上的都受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並兒子的妻妾，給功臣爲奴。奏上，胤禛着堯堯交步軍統領阿齊圖令其自裁，並立斬了他的兒子年富。其餘十五歲以上的兒子，發往邊遠充軍，族人俱革職，永遠不准出任；時年堯堯的父親遐齡亦被論死，大學士朱軾力爭以子刑父非法，才得免死，遂和堯堯的哥哥希堯一同革職算了。

批評

- 一 年堯堯雖是清將，但以五族共和的今日而言，他確不愧爲中國民族英雄之一。
- 二 年堯堯征服青海的功勞，在中國開拓邊疆的歷史上，功勞至爲偉大。
- 三 年堯堯迭次被人參劾，自知死罪不免仍然盡力職守，這點足爲他沒有反叛心的證明。
- 四 年堯堯之死，非但是胤禛的一大損失，且是清代的一大損失。

問題

一 年羹堯有什麼偉大的功績？

二 年羹堯治軍的嚴肅，是否存心作叛？

三 許多大臣何以不表同情給年羹堯？

四 年羹堯自知必死，何以肯俯首就戮？

歷史故事叢書
四名將

石達開

一 參加起義

我們先在這裏錄一首詩出來，大家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氣魄如何，且可以看出作者的懷抱底偉大：

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

黃金若糞土，肝胆硬如鐵；

策馬渡懸崖，彎弓射明月，

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血。

這首詩就是石達開所作的。石達開的爲人，差不多全可由這一首詩裏表現出來了。

石達開，他原籍是廣西桂平的白沙人。有人傳說他死於清同治二年，即太平天

國十三年（民國紀元前四十九年，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之間。他的性情至爲豪放不羈，但處事精明，曾幹過一番轟轟烈烈的民族革命底工作，替太平天國留下了不少的壯烈史蹟。

那時，大約是清朝道光年間的時候吧。

清廷的內政府敗壞外交也衰弱不堪；那些旗人和糊塗官吏，祇知享受，不知建設；大家朋比爲奸，盡量剝削，真使人民溺在穹苦之淵中了；弄得人民鵝衣百結鳩形鵠面，他們還以爲是人民故意裝出來的，依然貪贖無厭的盤剝。這方法，他們自己認爲聰敏極了，以爲人民是始終蒙在鼓裏的，還可以欺騙，更可以剝削；對於國家大計，那裏會想得到；就是爲了職責所在，也不過敷衍門面罷了；只求眼前太平無事，享些清福，算是他們的唯一的手段，唯一的職務；所以弄得外交方面，無論任何要求，總是唯唯答應，對內唯一的手段，就是想盡方法來欺騙漢族人民，壓逼漢族人民，其實這時的漢人，早已洞燭其奸，都想趁這機會活動。

終於使洪秀全得着組織革命黨會的機會——良保會，雖然他不敢彰明較著的露佈革命的宗旨；但暗中進行却非常活躍：積囤糧餉，物色豪傑，積極籌備起義的事

宜；入會的，一霎時就有六七千人之多。湊巧，鴉片戰爭之後，清廷愈露出弱點來；他們就趁着這機遇大舉起事。

革命的事逐漸開展了。人材的需用，就成爲當今的急務；這時秀全的妹丈蕭朝貴才推薦了石達開出來。

石達開不但具有文武全才，且秦母至孝，是鄉中有名的孝子。他雖是中了舉人，但他不想去做官，還是做了一個鹽商。所以他積下錢也不少。

他的相貌，傳說是很難看的，有圓的眼球，突出來，頭又很大，好像一個圓銅柱，他的口也大於常人，他張了口，一個拳頭也可放在舌上的。

我們雖然是知道他是商人出身，可是他的個性是很喜歡和一般英雄好漢結交的。

秀全本來已知道達開的聲望，很想會面，可惜一時沒有機會。剛巧，秀全的軍隊在金田和清兵接觸起來。就用胡以晃的計謀去劫奪平南縣官楊寶善，並且聲明是奉達開的命令的。可是在事先達開已聽到這計劃了；親自就來見秀全，責問他所要做的事情的不正當。秀全不能答，非常慚愧；就趁勢留住達開，共同商量大計。達

開就將行軍接戰的策略，和治理人民的綱領，一一列舉出來，詳細地說明利害；秀全聽到這番開所未聞的種族革命的議論後，不自覺地對達開肅然起敬了。

後來石達開和洪秀全把計劃定了後，就分東西兩路進兵。東路由石達開統領了三千人，洪仁發做先鋒，譚紹洗管後路。西路洪秀全自己帶了三千人，用韋昌輝做先鋒，黃文金管後路。所有糧食用品都是石達開一個人計劃。胡以晃奉命帶兵，駐在金田，專司運送糧草。

石達開的東路兵，第一次的打勝仗是截擊了清兵烏蘭泰的後路，永安州為洪秀全所得，烏蘭泰因前後不能兼顧，在斜谷中彈死了。後又進兵到廣西昭平一帶，因石達開在廣西很得人心，所以一路都望風投順，但到了富州因有匪徒張嘉祥在那裏作亂，清兵提督向榮正分頭進剿，石達開因和張嘉祥是認得的，他就和洪仁發，譚紹洗商量。

石達開說：「洪大哥正在江口打了勝仗，桂平是不久要打下來的。可是張嘉祥倒是一個可以注意的人。他向來跟了叔父做生意。因為行為不好，被他的叔父逐出了。他就奔投強盜，劫搶為生。後來又同盜魁的女兒發生關係，把盜魁殺了。因為

部下不服，逃到富州。現在看見天下大亂，又重新結合羣衆，擾亂地方，爲害不小。這人同我有一面之交，他是一個很有心計，很會打仗的人。可是也熱心做官，性情不定。如果給向榮收編爲隊伍，也就麻煩不小。不如我們先把他收編了來。可以用就用他，不可以用就殺了他。這是一個好法子。可是昭平是個重要的地方，我又不能自己親去，不知道什麼人可以幫助我去走一趟？」

結果，洪仁發很願意去，石達開就撥了一千兵，叫仁發帶去，又告訴他說：

「行軍須穩重，不可以隨便任性。你如果遇着張嘉祥，最好叫他投降，他不肯投降，你就捉了他回來；他不肯來，你把他殺却，千萬不要讓他逃走了！」仁發聽完，就很高興的前去，一路趾高氣揚，好不威風。

張嘉祥聽說向榮派大兵來剿，本來有點着慌，忽然又聽說：

「向榮的兵沒有到，石達開的已經到了。」

張嘉祥奇怪極了說：「石達開的兵。怎樣來得這樣快？」

於是他又和手下說：「我們兄弟做強盜，倒底不是一件事。不如趁這個機會，把洪仁發殺了，向官軍投誠，不是一件很好的辦法麼？」

但是洪仁發快到會州，就極力向張嘉祥的隊伍殺來，因兵衆寡不能敵，張就跳下馬來，向仁發投降。不料張嘉祥本領很大，他騙着仁發說：

「這次的起兵是響應洪秀全的，所以情願投降。我張嘉祥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我要投降清軍，也不在富州起義了。我是安立點功勞，纔來見你們兄弟，你們若是不肯相信，現在清軍已到了富州，你可讓我去招集舊部。殺得清兵片甲不留，以表明我沒有二心，可惜你沒有這個膽量。」

仁發聽了這話，心頭高興了不得，就起身道謝而跑了。結果呢！嘉祥那裏會真的回來呢！洪秀全的兵過後，遠開再叫洪仁發統領大軍，向桂平進發。後來同在桂林和石達開會合了。

二 偉大戰果

到了在全州一戰，洪秀全的大將馮雲山因戰傷，不久就死，秀全心裏非常悲痛，他仰天大哭說：

「雲山從起義以後，奔走患難，出死入生，我靠着雲山如同長城一樣，雲山死

了，我們失了一個棟樑了。」

那時，石達開在旁邊，保薦了李秀成，洪秀全就答應石達開去請他來，但結果因洪秀全看不起他，他又不願去再見，就留在石達開部下贊襄軍務。

那時因太平軍的勢力很大，差不多要打倒湖南來，清朝的皇帝很怕，就下旨令曾國藩在湖南興辦團練，同時曾國藩的朋友，郭嵩復獻策，創辦水師，氣勢漸盛了。後石達開帶兵打到衡州，兩湖多震恐起來，達開用疑兵誘曾國藩，曾軍大敗，曾軍大將羅澤南幾乎打死了。但石達開的軍中，蕭朝貴一將，也在這裏，被胡林翼所殺。

達開回來，伏尸大哭。復下令，令韋昌輝追趕國藩，國藩的部下，塔齊布，楊載福望風逃西北。國藩正望東走。忽一彈中馬腿，馬仆，國藩也墮在地上。一個小校趕快背了國藩走去，國藩既退以後，陽攸，醴陵，耒陽都紛紛失守。

岳州打下以後，洪秀全非常歡喜。有一天，石達開偕李秀成，黃文金，陳玉成，韋昌輝，譚紹洸，洪仁達，洪仁發，羅大綱許多人入賀秀全，俯伏在地，歡呼「萬歲。」

秀全說：「衆兄弟以大義相責，孤那敢不從！」

秀全於是就佈告中外，整飭制度。定國號爲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稱天王。楊秀清一般人各封藩王，封石達開爲翼王。

後來太平軍進兵漢陽，是由石達開統率大軍，帶了李秀成去各自進兵會攻漢陽，達開用火攻城。不久，漢陽就平了。

翌年，達開復帶領所部，進圍宿松，清將湯貽汾守宿松，達開圍城。許久不下。士卒怨恨非常。達開就給了貽汾一封信說：

「天國翼王石達開書候貽汾將軍湯公麾下：以將軍勇冠三軍。才不世出。徒以功名心重，轉昧時機；遂至順逆不分，沈迷至此。蓋仰望之餘，不禁嘆惜之矣！滿人踞我中原二百餘年，此皆我漢人所痛心疾首者也。天王奮起義師，識時務者，方冀光復舊物，還我神州。故凡我人民，罔不歸命。將軍乃以悍鷲之性，以驅馳就命於他人，抑亦惑矣！今兩湖既空，舉兵東征，望風披靡。區區宿松，何憂不下！獨思將軍威以治仁，以兵愛民。宿松生靈十萬！其性命方便於將軍之手。本王亦何忍極其兵力，以負將軍愛民之盛德耶？將軍神勇高義，寧不知所以自處。舍民命以成

名，吾知將軍之不爲也！伏爲思之。」

這封信翻譯成白話如下！

「天國翼王石達開，上書給賚汾將軍湯公。將軍是一個勇冠三軍，才幹少見的人。不過因爲功名心重，不懂得時機，所以順的反的也不分，不知不覺就糊塗起來了，我們看着你，實在有點可惜。滿人在中原盤踞了二百多年，這是我們漢人所痛心疾首的。天王努力起兵，識時務的人，都想光復舊山河，把神州收回來。所以我們這些人民，沒有不聽命令的。將軍是一個堅強得了不得的個性的人，反爲旁人奔走，也就奇怪極了。現在，兩湖已經平定了。舉兵東征，都望風披靡了。這麼很小一個宿松，那有攻不下來的道理！我想！將軍是一個很好的人，待兵待老百姓都好。宿松十萬老百姓的性命，都在將軍的手裏。本王又那裏忍心亂用兵力，以負將軍愛民的盛德呢？將軍神勇而有義氣，那裏不知道自己想法子。把老百姓的性命丟掉，來完成自己的名譽，我知道將軍一定不幹的。你想想看。」

賚汾接着信，用劍自殺了。宿松的老百姓，大家歡迎石達開的兵進城。

太平軍的目標是在南京。達開帶了五千的兵去打太平。太平爲南京的鄰府。地

方很小。達開帶了五千人去，大家都覺得他帶去的兵太多了。達開不管他們的議論。不到兩天，太平府果然打下來了。因為石達開知道太平府的知府，李思齊胆子很小，所以要用許多兵去嚇他。

後來，準備打南京，達開和軍師錢江商量好一個計劃後，馬上回到太平府，只說寺裏的和尚們，都有洩漏軍情的嫌疑。限三天內，太平府的和尚，都要驅逐出境。否則治以死罪。於是，太平府的和尚，都紛紛向着金陵逃走。達開喜歡得了不得。馬上令他的部下，約一千人，也扮做和尚，混進金陵城去。總督陸建瀛是相信佛教的。聽說和尚跑來，都令開門接入。於是，石達開的部下，全數都混進城裏去了。到了次日，天還沒有亮，石達開已經到了金陵城下。陸建瀛連忙從床上爬起來，叫兵士上城守禦。不一會，四面警報都來了。東路林彩新打來，南路石達開殺來。陸建瀛嚇得手足無措，連忙差人到向榮那裏去請救兵。但城內秩序，紊亂得不堪，石達開的兵，所扮的和尚，又在城內到處擾亂起來。弄得人心更爲緊張。忽然一聲，如天崩地塌一般。西城崩了幾十丈。那是錢江預挖地道，埋了炸藥，爆發起來的。第一重城已經失守，不久，第二重城也失守了。太平軍的大隊，不久，都進

了金陵城。

那時總督陸建瀛，還在總督署念佛。一個將官對陸建瀛說：

「做太平軍奸細的，就是和尚。大人還求救於無益的菩薩嗎？」

後來，陸建瀛一溜煙跑出城，向丹陽投向榮的軍中去了。

三 不團結的殞滅

後來太平天國定都於金陵，不久就蕭牆禍起。當初，楊秀清守漢陽；清兵用胡林翼和曾國藩的兄弟國葆領兵襲擊，秀清用力爭鬪，終於力不從心，不能支持，漢陽竟告失陷；祇得退到武昌來。這一敗，秀清不承認自己的力量不充分，學識的淺薄，却引起了他怨恨朝廷的心思了；本來他性情惡毒，早想奪取秀全的地位，恐怕大家不答應，所以他暫時忍耐着；現在漢陽又失敗了，自己的聲勢地位不無影響，他又亟亟然露出不願屈居人下的行爲來。

太平天國都既定，就想向東進取。在錢江的意思，重在繼續北伐，況且清朝的都城在北京，祇要將北京攻陷，其他各處都會望風響應，不用兵力可以克復的。

這樣好的主張，終於不能爲天王所用，錢江看到情形這樣，料想勸也無用，就告病回到家裏去了。

韋昌輝根本妒嫉秀清的。達開恐昌輝內亂，專誠先到昌輝這兒來，並用言語試探他的究竟。

「錢軍師不肯出來任事，防我兵權重大呵！」

「你不要當我兒戲！軍師同老兄最知己，那有甚猜忌；所猜疑的，必不是你，却是楊秀清啊！」昌輝粗聲大氣的說。

他倆終於同伴着到錢江家裏來。

「軍師你有什麼病，是爲那卑小的楊秀清嗎？但是，這有什麼關係，他算什麼。倘若他有甚過失的話，請不要包含，不要因循，立刻去掉他。不是這樣對付他，恐怕要『小不忍則亂大謀』呢！」昌輝一看着錢江，立刻攘臂奮呼起來。

「將軍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講句實在的話，我始終沒成見在胸。」錢江聽到昌輝的話，知他和楊秀清已不能相容了。趕忙解釋他的誤會和自己的存心。

「卑賤的他——秀清，才略有限，有何恐慌呢？他不過自己稱大，喪心病狂

吧了！現在不用些計策除去，他一旦得志，我們都成『俎上肉』，『懊悔遲了！』昌輝很憤怒的說。

「你的話雖不錯，不過……須防隔牆有耳，門外有人，請低聲說罷。」

「要除去這沒用的東西，一人的力量已夠；就是被人聽了去報告他，我也有力量殺他；軍師你胆太小了，像這些小事，有什麼恐慌呢？不客氣，我一到漢陽，必將楊豎子的首級殺了回話。」昌輝邊說着，邊怒氣勃勃地顯自走了。

「唉！這麼好，這麼好！」錢江頓着腳向着達開說。

「不要緊，我去。我以大勢告訴他，使他緩行再說。」達開說着，辭別了錢江，立刻跑到昌輝家裏來。

事實實在很巧；沒多久，秀清從漢陽回來了。可是防不勝防的事實終於現出來，昌輝的妻子將昌輝想算計秀清的祕密事件洩漏了出來；同時秀清自稱了九千歲。這事實，逼迫得昌輝的疑忌愈加重和恐懼得日夜不安寧了，於是殺秀清的心思，也跟着騷漲起來。終於在有一天，請秀清吃酒，就在席上刺殺了，同時想自到天王府中來請罪。

於是舉朝惶急朝內大亂了。

「秀清罪固當誅戮，可是昌輝沒殺伐他的權柄啊！」錢江和天王正談着此事，忽然石達開倉倉皇皇的奔來，並且氣喘汗急的道：

「殺秀清，是天王的命令嗎？真的話，應立刻宣布罪狀，布告天下；不要使民衆疑惑恐懼呵！」

「這，不是天王的注意，更不是別人；殺東王的就是我！」天王還在猶豫間，昌輝却很豪爽的對達開說：

「啞，……東王有罪，原當殺死；可是他家人有什麼罪過，你要完全殺却他們，有何用意呢？」達開很憤怒的對昌輝道。

「唉！達開兄，我根本不去殺他的家眷呵！」

「哼！還要辯駁，事實俱在。」

「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他家眷是我殺戮的。」

「城中傳說的，不是事實嗎？……唉！我早知道東王犯罪應遭殺戮；但是他家眷有什麼罪，要完全殺却，這實在於法於理都不應該的事。」

「以人格保證，我的確沒有殺他全家的思想，何況舉動！達開兄，不信，你可以向各方去探問，究竟我有無此事實的。」

終於水落石出，事實是證明昌輝不曾有殺戮秀清眷屬的行爲。可是謠言又紛紛然蕩起了。

原來達開和昌輝非常友好，這是事實，這是不可蒙蔽的事實，這次昌輝把秀清殺死的事情，揭示於人們的眼前來。引起人們盲目的疑竇。

「當然囉！達開同昌輝在平常是十分要好的；這件事明明的說着達開和昌輝同謀的，不然昌輝有這樣大的胆？即使……達開也是嫌疑犯呵！」羣衆都盲目的評頭論足的批判着。

洪仁達聽到這個消息，心中暗暗地歡喜，滿意地想藉以洩私憤。很希望達開法辦，似乎他得着無上光榮了。他爲的是嫉妒達開的功勳和才智，同時又爲了張嘉祥的事情，惱羞成怒，現在很想發展些勢力，顯一顯自己的威風，就不顧一切的利害，一切的關係，獨自請天王按法辦達開的罪。

這件男生枝節的事，經過錢江相當的爭討以後，終算無形消滅了。可是達開心

中又受了一些刺激。

這時候，天國的北伐事宜，完全由林鳳翔担任，鳳翔是楊秀清推薦的人，年事已高大了；錢江以北伐的重任恐鳳翔擔當不下，想再行配備，重加調整過，請達開代替鳳翔比較妥善，就請天王前來請他決定。可是天王猶豫不敢決。

達開聽到這消息後，於是像無所事事，很閒散的居在南京；想自己的前途不可樂觀，心中異常煩悶和消極。

「心中何必鬱鬱憂慮？現在翼王擁着重兵，又得軍心，何苦依人作嫁，討人顏色呵！……眼看得，中原不容易佔領，不如進兵四川，像劉備那樣地割據着，獨一國不好嗎？」達開的部下張遂謀，常常看到達開鬱鬱不樂的樣子，就乘機來勸達開。

「唔！……不錯……就是這樣罷。我也顧不得許多了。」達開突然間就毅然決定了作西去的計劃。就獨自跑到錢江家來。

「我想天王，實在太仁慈了，可惜缺少決斷心。現在我要顧自做自己的事情，再不能夠和你一道共事了；本來我不能中途自願分手，實在我有說不出的苦衷，你

大約也知道我的意思。況且朝中有奸臣，我輩還能做得大事嗎？不如直捷地爲自己前途做些事情罷。現在我決定了計劃，特地來告訴你，請你不要宣布出來。」

「喲！你要願自走嗎？……可是你的志願究竟怎樣？計劃怎樣？」

「大丈夫本當自立，何必依人作嫁，討人歡喜。況且屈居人下，終不是久長的事，還不如謀自己的出路好得多。現在小人當道，我雖沒甚功勞，已經開居南京，倘若有一天有些過失，不是我反被他們蹂躪嗎？既然要防備於將來，還不如早想別法妥當得多。所以我決定引兵往四川，開闢土地，別立面目，就是爲此。倘若事成，那末和天王成爲犄角之勢，同心合力地殲滅滿清不更好嗎。」

當時錢江聽到達開堅決地要離去南京另起爐灶的話，心中非常着急，忙勸他不要多心，自家兄弟總有調解和通融的辦法，何必鬧意氣。亟然另立門戶呢？這樣，却中了滿清的離間計，反被他們哂笑呵！可是達開的去志決定，事實上已經不可挽回。這時達開的部將黃典英從武昌回來，告訴「四川的實際非常空虛，要進取請早；不然，一有防禦，獲得便艱難了」的話後；愈使達開的去志堅定，終於不聽錢江的勸解，領兵願自走了。

天玉一聽到達開出走的消息後，真是萬分悲傷，血液交流了。錢江勸解達開無效，也痛心不已，眼看得太平天國前途黯淡，大事難為，就一聲不响地跑到峨嵋山中歸隱去了。韋昌輝看到情形如此，差不多是自己闖的禍，愈想愈慚愧，就毅然決然地閹門自盡。很興盛的太平天國到此地步，於是逐漸衰頹下去。可惜犧牲了無數熱血頭顱，竟成了一次民族革命史的曇花夢。

四 不知所終

達開既走，將到荆襄。曾國藩那時駐節浦口，聽說達開走了，告訴將官說：

「我很愛石達開的爲人，能夠叫他投降，一切的將官，都不足道了。」

因此寫了一封信給達開，信說：

「大清禮部侍郎，節制湖廣江西軍務曾國藩書復天國翼王麾下：某聞識時務者，稱爲俊傑。今將軍以蓋世之雄，舉兵湘桂，爲天下倡。奇略雄才，縱橫萬里，寧不偉歎！然時勢不可不審也。當洪秀全奮袂之初，廣西一舉，湖南震動；進距武昌，下臨吳會。聲勢之雄，互古未嘗有也。然以區區長沙，且不能下；使南北隔

截，聲氣雖通。故馮遠分據全州，蕭王亡身於湘郡，曾天養失事於漢口，楊秀清受困於武昌，以至盛之時，而不免於險難；則天意亦可知矣。歷朝開創，皆君臣一德，以圖大事；乃事功未竟，殺戮相仍；君王以苟安延旦夕，貴胄以私憤忌功臣；以建大功，行大志，如將軍者，且不安其身；此則將軍所知矣！夫范增失意於鴻門，姜維殉身於蜀道；此非勇智之缺乏，則以其所遇者，非人也。尋將軍去就之故，則以恃才智而昧時機；遂至沉迷猖獗，而有今日耳！國朝七葉相傳，號爲正統；深仁厚澤，禮士尊賢；如將軍者，一登廟堂之上，方過冀北，而羣馬皆空。英雄世用，只求建白；將軍寧不知作退一步想耶？彼秀全以草莽之士，挺而走險；穹戚一隅，行將焉往？將軍寧而他徙，倘再不得志，甚非吾所敢言也。弟忝主軍戎，實專征伐；將軍或失志迷途，或回開覺岸，盡在今日，惟將軍圖之。」

這封信譯爲白話，是說：

大清禮部侍郎，節制湖廣江西軍務曾國藩，書候天國翼王的旗下；我們聽說，識時務的人，叫做俊傑。現在，將軍是不可一世的英雄，在廣西，湖南起兵，爲天下的人提倡。奇略雄才，縱橫了幾萬里路，是一種偉大的行爲。可是時勢不可不審

慎一點啦。當洪秀全初次起義的時候，廣西一動手，湖南也震動了，進到武昌，江蘇也弄到手了。聲勢的雄壯，從古沒有過的。可是那麼小的一個長沙，並且不能打下來；南北就隔絕了，聲氣也難通了。所以，馮遠分據全州，蕭王在湖南戰死了，曾天養在漢口失事，楊秀清在武昌受困。以聲勢最盛的時候，還不免於險難，天意是可知了。歷朝開創，多是君臣一條心，以圖大事。那裏知道，事情還沒有成功。自己先動手起來了。君王只能夠苟安早晚，將官貴族，用私憤殺掉忠臣。以建大功，行大志，像將軍這樣的人且不能安身；這是將軍所知道的。古代范增在鴻門失意，姜維在蜀道殉身；這並非勇智缺乏，因為所遇着的，不是那樣的人。我們推想將軍要走的緣故，因為遇着的人不好，靠着才智，不懂時機，就弄到今日。國朝傳了七代了，號稱正統，待老百姓很好，待讀書人更尊重；如將軍的這樣人，一到朝廷上來，正如千里馬一樣，千里馬一來，駑馬都沒有用處了。英雄在世，應該做一番大事業，將軍為什麼不作退一步想呢？秀全是一個草莽的讀書人，挺而走險，逼在一個角落頭，將來到那裏去好呢？將軍穹途他去，倘再不得志，那就不是我所敢說了。弟是一個帶兵的領袖，專門担任征伐的。將軍或者失志迷途，或者自

已覺悟，只有今天了。將軍想想看。」

不料石達開看完了這封信，對左右說：

「國藩是知道我的。他以為天王是草莽的讀書人，而輕視他，他不知道漢高祖明太祖也是草澤英雄嗎？種族不辨，不是大丈夫。」

於是他隨作一封信回給曾國藩。曾國藩把兵退後二十里，讓他走了。他寄曾國藩有幾首詩我們現在抄下一首：

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為仇讎不為恩。

祇覺蒼天方曠曠，莫憑赤手拯元元。

三年攢轡悲羸馬，萬眾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石達開由江西，湖南，進兵到四川，一路如入無人之境。後來在四川，聽說洪秀全在南京失敗，他就出走了。

幾年以後，有一個李君，浙江人，在四川當幕友。

有一天，雇船到別地方去玩。突然有一個老頭子走來，鶴髮童顏，鬚眉很好

看，請附船他去。李君答應下來。

到了一個地方，老人告訴船夫說：「頃刻有大風起來，不要就開船吧。」船夫也是個老手，他仰視天空，知道老者的話，是不會錯的了。一會，狂風起來了，走石飛沙，只過了一小時，風就停了。一會，雲散月明，命酒共酌。老者的酒量很好。酒喝完，推篷眺望，嘆口氣說：

「風月還是這樣，江山那裏去了？」

李君心疑，問他姓什麼？

他說：「世外人何必用真姓名告訴人，必要真告，恐怕奇怪罷了。」

李君就不敢再問。老者酣然伏几，鼻息已經雷動了。早上，欠伸而起，告訴李君說：

「老夫行將告別了。同船之誼，很荷高情。以後有緣，再會罷。」

他說完就舉足登岸，其行如風，一會就不見了。李君送了客，回船，看見一把傘丟在那裏。防他再來攜取。想把傘拿起來，再也拿不動。奇怪得很。看看傘柄，是鑄鐵鑄造的。傍有「翼王府」三字。纔知是翼王，就是石達開，他並未滅清人殺

死。

石達開的詩很雄壯，我們再抄一些，給讀者咀嚼。

(一) 途中感懷

道路白淒淒，塵埃障眼迷。
飄零鴻雁侶，顧影有餘悵。

(二) 望家山感作

家山望不見，茅草促離憂。
風雨連朝夕，楊花撲酒樓。
關山憎客夢。驛路時離愁。
悵悵安所適？暮雲西北浮。

(三) 寶劍

牀頭忽起老龍吟，鬱鬱始生殺賊心。
已到前途猶結客，風塵相贈值千金。

(四) 馬上馬

蒼天意茫茫，羣生何太苦。

大江橫我前，臨流曷能渡？

惜哉無舟楫，浮雲西北顧。

到耳多哭聲，中原白日暮。

(五) 入劍門

拋撇妻孥戴覆盆，含冤難復叩天關。

寶刀駿馬休輸却，好領雄師入劍門。

(六) 懷藍子廉

羨子山居好，秋生桂樹幽。

終年事戎馬，吾瘁幾時休。

批評

石達開毅然參加革命，完全是爲了民族解放着想的，他能夠認清了當時的環境，明白了自己的責任，所以謁見洪秀全時，便陳說種族大計和用兵策劃，可見他的抱負是與其他將官不同。

- 二 石達開不僅武略雄偉，且文才綺麗，他在戎馬倥傯的當兒，時常會寫詩娛樂，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襟涵磊落。
- 三 石達開愛他的同胞，恨侵略中國的敵人，所以他認為仇敵時，就是貪污和排除異己的人們，他一舉一動，都存着偉大愛國的精神，他雖沒有偉大的成功，但名字仍然可以深深留下在後世的腦海裏。

問題

- 一 以人材來說，石達開是書生還是武將？
- 二 石達開爲什麼要參加洪羊革命？
- 三 石達開爲什麼要卸除太平天國的譴責而歸隱？
- 四 石達開爲什麼不願降清？
- 五 石達開最雄壯的詩是那一首？

